



氏姚 注廣

纂類辭文古

冊二第



行印局書界世

卷十七 奏議類上編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載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大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洽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詔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

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釋義】①湯臣。②乖錯也。③字昭譽。封岐國公。引用王侁石全彬。導帝非禮。又嬖妾笞小婢死。被御史趙抃

列彈劾八事。④字仲賢。東平人。曠曠法令。臨事有膽。而見忤情議。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⑤除拜官職也。以新易舊謂之除。⑥同掩。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所向曲折如意如乘快馬行平地遲速進退自由其心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

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編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三九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四〇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四一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專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沉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

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煥。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齋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袷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柝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發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矣。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

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河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修。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註音】(傲)音傲(闕)音缺(契)音乞(禘)音提(豈弟)同愷悌(獻獻)音虛希(獨)古玄切(羸)音盈(祀)音孚(鷩)烏雞切(洞)音迥(置)音陞

【釋義】(一)位也。(二)不絕也。(三)荒於田獵。爲羿所篡。(四)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其後感悟。復迎立之。(五)名棄。周始祖。(六)昭王南狩。被楚人所執。膠舟溺死。(七)名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八)宣王子。爲犬戎所殺。(九)宣王父。爲民所逐。

⑤見俞德綬刑書。⑥吳。楚。趙。膠。西。膠。東。濟。南。舊。川。⑦東漢光武年號。⑧東漢沖帝名炳。在位一年。質帝繼在位一年。⑨曹不篡漢。國號魏。⑩晉都建康。宋劉裕篡之。⑪隋文帝名堅。子煬帝。荒淫失國。⑫指武韋二后及楊貴妃事。⑬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⑭後梁朱全忠。後唐莊宗李存勳。明宗本胡人。莊宗養子。懿王。本姓王。明宗養子。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太祖郭威。世宗柴榮。太祖養子。⑮後梁太祖。鄧王友珪。均王友貞。後唐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世宗。恭帝。⑯宋始祖。名匡胤。⑰劉鋹爲南漢主。據今廣州。⑱蜀主孟昶。⑲楊渥僭號吳。至禪禪位於昇。國號唐。楚爲馬殷。至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宋。唐至煜降宋。五國者。或概唐而言。⑳指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事。㉑杜太后遺命立長。故太祖不傳子德而立弟匡義。㉒即匡義。㉓劉晏據太原。㉔吳越王錢鏐孫。㉕剛也。㉖〔大雅〕有板蕩二詩。刺厲王之無道也。㉗真宗年號。㉘古東胡遺種。其國在黃河之北。本鮮卑舊地。後改稱遼。㉙西夏主趙德明。㉚築土曰封。除地曰禪。祭天地也。㉛樂易也。㉜名燿。太宗子。因疾六月不朝。㉝大夫也。此指三省大臣。㉞兔也。㉟免徭役也。㊱〔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散布也。㊲路險以繩牽引而行。㊳箱類。㊴送也。㊵華服。㊶水火金木土穀。㊷擊鼓杖。㊸析以木爲之。夜間擊以警盜也。㊹皆〔小雅〕篇名。㊺見〔詩周南〕。㊻見〔詩無字篇〕。㊼六府三事。政得其序。發爲歌詠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㊽言一日二日之間。萬種幾微之事。皆當戒慎也。

〔諸家集評〕王遵岩曰：禮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盡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感矣。眞作者之法也。

方望溪曰：自唐以前，頌美之文，皆琢雕字句，文采豐蔚，以本無義理，故也。最上者如封禪書，亦不過氣格較古而已。是篇稱引，皆應於義理，而文皆飾以經術，遂覺特出於衆。後世文體有跨越前古者，此類是也。子固作此，以視人曰：視班固典引，何如而不致以倭長，啣古人之不自欺如此，使韓子爲之，則必高出長卿之上矣。



卷十八 奏議類上編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會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

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五筮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

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

至蕭齊三二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三三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三四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三五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三六楊瑒三七皇甫璟三八楊相如三九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

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四三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四三。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
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
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
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
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
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
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
且古陂廢堰四四。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
心。或搖四五。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
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
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四五。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
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
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
之棗栗。岷蜀之躡蹠四六。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
衙前雇直四七。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
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

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四九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五〇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炎廢租庸調五三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五六。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足。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五四。宅不毛者有里布五五。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五七。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五六}。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五九}。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曰。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六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六一}。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六二}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

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

譚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六七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六八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六九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七〇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七一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呼韓七二功多於武。宣矣。儉安而王氏七四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七六之

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七十七}。北取燕薊^{七十八}。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疆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七十九}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八十}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八十一}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八十二}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八十三}。及盧杞^{八十四}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饒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八十五}。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

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八七。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八八。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八九。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九〇。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九一。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九二之輕秦。李信九三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

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九四。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九五。聳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九六。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

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識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怒讞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會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讖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註音〕〔音換〕音影〔音〕於扇切〔音〕音存癡〔音〕音獨〔音〕趣玉切〔音〕烏光切〔音〕牛交切

〔韻〕戶感切

〔釋義〕①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之長子。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②神

宗年號。③神宗於上元數市祈燈。④墓。禾稔也。⑤逃也。⑥即鄭相公孫僑。⑦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

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眾。見〔左襄〕。⑧子產為政。畏伯石作亂。以賂邑而安其心。⑨以

四股及首。繫於五車。策馬分裂其戶。商鞅相秦變法。刑及太子傅等。孝公卒。後遭車裂之刑。⑩襄公治兵。不鼓不

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⑪齊大夫。⑫字安石。晉孝武帝時宰相。⑬即桓溫桓冲等人。⑭字元規。晉成帝時為中書

令。⑮晉成帝時為大司農。與祖約共舉兵反。亮平之。⑯三司使總理邦計。位亞執政。分正副判官。其下屬也。⑰安

石變法。以三司分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設屬。⑱指川蜀。⑲如劓刑等。⑳帝紀。㉑房玄齡。杜如晦。唐高祖臣。房

韞。杜奎斷。㉒列傳。㉓晚也。㉔錢貫也。㉕刑部屬禮部。有員外郎郎中各一人。掌刑典道釋。時刑部出賣茂牒。故云

漢以侍御史為之。巡行察奸邪。㉖名志。㉗劉宋武帝子。名義隆。㉘宋文帝子。名駿。㉙御史之奉使者。㉚蕭道成

篡宋。國號齊。㉛今湖北天門縣西北。㉜字雲英。齊世祖子。為贛田勸農使。㉝唐開元中為禮部尚書。㉞字道濟

玄宗時相。封燕國公。㉟戶部侍郎。㊱為陽翟尉。㊲為懷州別駕。㊳源出甘肅化平縣。至涇川縣。入陝西。㊴澤障也

也。㊵擊。開也。空。通也。言行事不實也。㊶言即鹿若無虞官。虛入林中。必不得鹿。㊷壅水堤也。㊸里正之類。㊹芋

也。㊺將官有坊場變賣。時雇直之官役。㊻羅遞。㊼州鎮之兵。擇其伉健者。入京師。餘留守本州。㊽見子由民賦序

注。㊾字公南。㊿見子固唐論注。①唐代宗年號。②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③夫稅為百畝之稅。家稅為出車徒供徭役。④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⑤王安石新法之一。插苗時。由官貸錢於農民。秋熟時。加息二分而歸之。⑥宋英宗治

平元年。刺陝西義勇軍十五萬六千餘人。刺者。刺其手背為字也。不得遣戍守邊。⑦防遼之軍。⑧倉名。穀賤增價

而糶。貴則減價而糶。⑨秦二世時。山東亂起。趙高諱不上聞。⑩南詔為烏蠻別種。唐玄宗時。闡羅鳳嘗與妻子謁

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取。不應。遂反。南詔於是臣吐蕃。⑪安石令轉運使。凡羅買輪斂上供之物。

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曰均輸法。⑫漢昭帝臣。⑬名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謁沛公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襲

齊。齊以食其為賣已。遂烹之。⑭周公謂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太公問周公。

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弱。⑮陳懷公大夫。⑯侍晉武帝宴。退而告人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未

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⑰字玄齡。⑱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戍已

校尉等攻郅支單于斬之。●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常有意廢太子，立共王王鳳與皇后史丹擁太子，後成帝立。王氏勢傾天下。●河謂黃河，渽水。唐時吐蕃據其地。至宣宗時始復之。●懿宗九年，桂州成卒作亂，判官龐勳將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縣名，屬寧夏。●縣名，屬河北。●參相齊九年，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奇，慎勿擾也。●霸爲潁川太守，時有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何傷？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大甚耳。●晏爲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時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皆新進銳敏。●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德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曰：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爲然。●德宗年號。●唐太宗年號。●德宗時好相，時李懷光欲朝，數杞之惡杞，遇其來，疑而後反。●指當時敗於西夏言。●張釋之從文帝行，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欲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阻之。●卽典屬國，主蠻夷之來降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誼言馭匈奴之法，謂有三表五餌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珠，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漢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漢事告之。●趙奢子。●秦將。●錯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嘔血死，後錯讞削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黜黜也。●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尤以提先補官。●趙高欲爲亂，指鹿爲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誤，羣臣無敢言者。●楚莊王觀兵周疆，使至周問鼎，有窺竊周室之意。●卽三司。●大租年號。●許其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之大小也。●英宗爲濮王子，立後，徽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漢人，字子嚴，爲大司農，朝廷稱莽功德，實獨非之，致坐免。●字茂弘，晉相。●字懷祖，歷官將軍，尙書令。●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按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指王安石也。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劉海峯曰：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情詞高，期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數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讖之人。冥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云

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

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一九爲橫山三〇之謀。韓絳三一效深入之計。陳升之三二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三五。章惇造釁於梅山三六。熊本發難於渝瀘三七。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三八。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三九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

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庸劣。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

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註音】(譚)音補同譚(吐谷揮)音突欲魂(嬖)女六切(桃)音叨(剝)音枯(鬪)力轉切

【釋義】①漢武帝年號。②星名。類彗星。③巫以邪術蠱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宮。教美人解厄。埋木人於地而詛之。帝病。嬖人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懼。舉兵反。收充斬之。尋自殺。後壺關三老白其寃。族充家。④姓楊名堅。⑤文帝子。名廣。⑥唐外夷名。今土耳其。亦其遺種。⑦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土魯番地。⑧唐外夷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其故地。⑨高麗也。在遼水之東。太祖征之。⑩武后殺唐宗室。⑪敗也。⑫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姓趙。德明之子。⑬今陝西虜施縣東。⑭今陝西涇陽縣。⑮宋州名。今陝西神木縣北。⑯宋州名。今陝西府谷縣北。⑰指中書省諸臣。⑱指樞密院諸臣。⑲字師正。工計算。歷主邊事。⑳在陝西省。㉑字子華。㉒字暘叔。建陽人。安石引之爲相。㉓字實臣。夷簡子。官終秦鳳帥。㉔並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師屢敗。㉕熙河即熙州河州。在今甘肅縣。詔字子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廷議棄熙河。詔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羌睡。詔知援絕。拔柵去。㉖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紅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惇遣李資張竑招之。惇於夷婦。被殺。惇以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決。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㉗字伯通。番陽人。盧川羅曼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鼻之盧川。逐柯陰會於柯陰。降之。渝州南川獠木斗叛。本進兵銅佛壩。破其寨。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渝盧。今之四川巴縣。盧縣。㉘

起字興宗。明州鄞人。代蕭注守桂州。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趾入寇。起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遠絕其表疏。交人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彝字執中。福州人。宦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劉摯論其貪功生事。頓兵以城蘭州。按洮州。北周置。今爲臨潭縣。祭天之名。宋郊祭賞賜用繁。亦病國之一。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漢高被匈奴圍於此。漢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等復附匈奴。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忠諫之式

姚氏曰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已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禹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禹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又載述呂公著趙禹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厚子曰按宋史本傳云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矣。是正謂此書已上矣。

姚鼐庭曰惇元言非也。宋史成於託託。本多遺議。況其時東坡文行世已久。安知非與畢同謬乎。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鉅竭則壘取。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櫪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任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

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三四劉備三五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二六。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御刃刀。樂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二七傲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二八。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

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元。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奔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

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被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闕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

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三七}起於卒史。薛宣^{三八}奮於書佐。朱邑^{三九}選於嗇夫。邴吉^{四〇}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鹿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四二}。封常清^{四三}。李光弼^{四四}。來瑱^{四五}。李抱玉^{四六}。段秀實^{四七}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五〇}。書其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而不以流外^{五一}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莽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五三}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五四}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

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讖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于犯天威，罪在不赦。

〔註音〕 疊音雷 鈺音陵 麥音茂 欄音雷 音揚 音蕩 音鷲 音纏 音運 他甸切

〔釋義〕 ①歐陽修會薦諸祕閣 ②指杭州 密州 密今山東諸城縣 ③黃河以北 今河北省地 ④酒樽 ⑤三國魏徙治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 ⑥今陝西長安縣 ⑦材武弁也 ⑧驛矢也 ⑨樓 城樓 堞 城上女牆 ⑩卽灰水 在河南 ⑪出山東自泗水縣入徐歷沛縣而北 ⑫有二 此在銅山縣南 宋劉裕大會賓僚於此 ⑬八尺 ⑭長也 ⑮作權 圓木 自城下垂 用以擊敵 ⑯猶強梁也 ⑰今江蘇沛縣 ⑱今江蘇宿遷縣 ⑲南朝宋主 ⑳五代梁主 ㉑今江蘇揚山縣 ㉒名彙 姓拓跋氏 宋元嘉二十七年冬 魏攻彭城不克 ㉓字匡諫 唐德宗時人 初爲牙兵 後至節度使 史稱其掠鹽鐵院及賈物 劫商旅 殺異己者 ㉔字泰先 東漢末勇將 被曹操所殺 ㉕字玄德 蜀漢主 ㉖楚共王亡弓 左右請求之 王曰 楚人亡弓 楚人得之 又何求 孔子聞之曰 惜其不大也 人遺之 人得之 何必楚也 ㉗城上守禦望樓 ㉘結砌也 ㉙今山東臨沂縣 ㉚字公仲 平陵人 官丞相 以寃死 ㉛漢制 郡守秩二千石 ㉜州名 今山東益都縣 ㉝州名 今山東聊城縣等地 ㉞州名 今山東歷城縣 ㉟州名 今山東濰縣 ㊱緇 絲也 以貫錢 漢武時 令諸買人未作 自度其財物之多寡 立簿送上 率緇錢二千而稅二十 此言所稅之錢 ㊲字次公 淮陽陽夏人 ㊳字贛君 東海郟人 少爲廷尉書佐 ㊴字仲卿 廬江舒人 少時爲舒桐鄉齋夫 ㊵字少卿 魯國人 治律令 爲魯獄吏 後相宣帝 ㊶旄 旗也 鐵斧 大將持之 ㊷高麗人 官唐游擊將軍 ㊸蒲州猗氏人 唐安西副大都護 ㊹營州柳城人 唐東都留守 ㊺邢州人 唐兵部尙書 ㊻河西人 唐兵部尙書 ㊼唐隴州人 後任軍事 晉禮部尙書 ㊽鮪 小魚也 鮪似鱒而小 ㊾古力役有征 每歲不過二十日 不役者日爲絹三尺 所云錢指免役所輸之錢 ㊿功有五品 明其等曰闕 漢制二千石以上 得任一子爲郎 ①唐制 一品至九 各分正從 爲之流內 九品以外 別置九級 無正從 謂之流外 其官卑 不得預於正流 故曰流外也 ②河南人 晉侍中 ③晉惠年帝號

〔諸家集評〕 茅順甫曰 此等文字 識見筆力 並入西漢 吳至父曰 此文前幅 實雄俊 有豪傑氣 然猶不免虛矯

蘇子瞻圖丘合祭六議劄子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圖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
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
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
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
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
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
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
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
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
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
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
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
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
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
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也。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嶺。乎。嶽嶺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

皆以會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在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四四。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四五。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浦親屬。非周禮也。自宰

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四七。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四六。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四九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五〇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未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五三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五五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

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

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註音】(禮)音因(稷)音塗(秬)音婦(籩)音愷(權)音黃

【釋義】①圃丘。冬至祭天之處。②冬至一陽生。故爲陽時。夏至一陰生。故爲陰時。南郊陽位。北郊陰位也。③

祀月。④肆筵也。類事也。舜代堯而祭天也。⑤禮。享也。六宗日月星四時水旱也。⑥祭天用柴。望而祭之也。⑦指

詩經小序。⑧糯稻也。⑨六萬四千斤。⑩文王。武王。⑪始也。⑫信也。⑬寬也。⑭寧也。⑮明也。⑯廣也。⑰厚也。⑱固也。

⑲和也。⑳言不郊祭。而望祭山川也。望爲郊祭中之一。㉑古者封國。上應列星之位。如鶉首爲秦。鶉尾爲周。鶉尾

爲楚等是。㉒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㉓江。河。淮。濟。㉔名商。官至丞相。成帝時。會議郊事。㉕名與。河南開封人。

光武嘗問與郊祀事。㉖名達。字景伯。平陵人。東漢侍中。精五經。㉗名處。字子慎。滎陽人。東漢九江太守。作春秋左

氏傳解。㉘漢平帝年號。㉙宋范曄著。㉚見〔前漢書〕。㉛漢光武帝年號。㉜階也。㉝書名。鄧道元注。㉞指拓跋氏。

名且。高宗子。㉟唐河南人。㊱黃帝曾孫。㊲王者大祭名。㊳禹父。㊴今陝西長安縣等地。㊵鹽官人。唐左散騎常侍。

㊶河東人。唐國子司業。㊷宋太祖年號。㊸宮名。創於真宗時。㊹漢於高廟外。另立原廟。㊺名靖。周厲王子。㊻在湖

南衡山縣。㊼卽北嶽恆山。在今河北曲陽縣。㊽卽鄭玄。字康成。東漢末大儒。㊾唐永年人。官太學博士。㊿天子之

冠。①金甲。②宋制孟冬祭神州地祇。③〔周禮〕祭地示於澤中之方丘。④舉火也。⑤望而祭之。禮分等次。⑥字少

翁。官至三公。⑦巨衡字稚圭。位至丞相。⑧安也。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上編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

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

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
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
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
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
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
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
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
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
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
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六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
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
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
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
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
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
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
言采芑四。於彼新田。於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

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

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俟。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

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二四}。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三六}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三七}。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三九}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

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

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譏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

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巧。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三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三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人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三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

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飭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飭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

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三六學三六明三六法三六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願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

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

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

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在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越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

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勅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

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見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

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汚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許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註音】(認)想里切(置)音陞(轄)音由(世)音起(舊)側持切(侈)音六(繼)同黜(悚)音黜(績)疾智切(應)音呼(趣)同趨(懂)音衝

【釋義】①時安石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②恐懼貌。③喧譁也。④和易也。⑤言作人不遺遐遠也。⑥兔網也。⑦剡上爲圭。半圭爲珩。峨峨高峻貌。⑧聖土。俊土也。⑨周王文王也。⑩往也。⑪二千五百人爲師。及與也。⑫夷名。虜名胡。⑬不貢也。⑭菜名。⑮田一歲爲菑。⑯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⑰十黍爲彙。十彙爲銖。又二十四銖爲兩。⑱禮記篇名。⑲書篇名。武王告誡殷人之詞。⑳猶抵觸也。㉑學名。殷曰序。周曰庠。⑳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㉒類也。㉓舜官。主勸農。㉔官名。理百工事。㉕辱也。㉖見朋黨論注。㉗周禮有五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㉙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㉚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㉛奪也。㉜天子也。㉝民也。㉞兩科始於漢。漢由選舉。宋兼考試耳。㉟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五經。易詩書。春秋。禮。唐制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有舉究一經。①明法律也。②誘也。③靡止小也。④靡。無法也。人有聖者。否者。明謀畫者。⑤敬恭之人。⑥獨也。⑦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而作亂。⑧唐末冤句人。僭號大齊。⑨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臣尙庸談。致有五胡之亂。⑩晉東遷後。五胡及拓跋魏。占據其北。遂成南北朝。至隋始統一。⑪意不定也。⑫即貞觀。⑬名倫。觀州人。官至右僕射。⑭名徵。以諫得名。封鄭公。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衆法之奪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途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

劉海峯曰其行文曲折鳴達極文章之能事而局段分析不及古人之高渾變化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奏議類上編十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

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隱。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

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註音】(畧)音軌(扞)音幹(驕)音饒

【釋義】①光影也。②抵也。③謂廢舊鎮之實權也。④言安石會在仁宗時。任三司度支判官。⑤如歲輸金幣於契丹。⑥舉人不實。坐之以罪。⑦即西夏。據有甘肅西北部。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等。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二。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處佞人。仲弓^三解錫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

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每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註音】〔亮陰〕讀亮闇（應）音卉（詼）彼義切

【釋義】①天子居喪謂之亮陰。②傷相。③不正也。④孔子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昃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中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且諭。

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且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且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且孔子在矣。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是呂政日呂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呂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緼之斯燧。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臣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

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呂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呂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祚。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黜民曰仁。摩三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來。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三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註音〕（皇）同徑（儻）同俊（絜）同潔（褻）音祐（筦）同管（庫）同乎（且）同以（仆）音赴（繆）同謬（烏庫）讀嗚呼（惠）古德字（少）同草（祜）音戶（解）同懈（減）同藏（參）同齊（參）同累（塵）音銀

〔釋義〕①進也。②舜樂。③周公所作樂。④動作貌。⑤照也。⑥整治也。⑦積也。⑧指官。⑨偏也。⑩責也。⑪勉也。⑫復報也。周有盛德，故天以此瑞報之也。⑬造瓦之模。⑭造瓦之人。⑮鑄器之模。⑯治金之人。⑰正月也。⑱言魯隱公即位，不稱一年而稱元年。⑲文王時，鳳凰鳴於岐山。⑳伏羲時，河馬負圖而出，國之瑞也。㉑浸潤也。㉒砥礪之意。㉓口不道忠信爲靡，心不存德義爲頑。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古文之法，首尾一綫，惟對策最難，以所問本又牙而難合也。惟董子能依問條對事，雖不一而義理自相融貫，且大氣包舉，使人莫窺其鑄鑄之迹，良由其學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于玉戚，入侑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衰哉。烏虜，朕夙寤。

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_二。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_三。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_五。未得其真。故詐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_一。牽於文繫_六。而不得騁_二。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_一。諱有司明其指略。切_一。硃究之。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日天下爲憂。而未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日得舜禹稷高_二。谷_三。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

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三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二三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三四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臣養其德。刑罰。臣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臣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臣貪狼爲俗。非有文德。臣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酷。三五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曰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

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三六。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臣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臣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臣養天下之士。數考問。臣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臣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臣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彞久也。故小材雖彞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臣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臣赴功。今則不然。累日臣取貴。積久臣致官。是臣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臣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臣給宿衛。且巨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註音】(耶)同廊(俗)音逸(塚)柱充切(尚)同契(谷)同臬(繇)同陶(辟)讀避(憎)音慘(訾)同資
【釋義】①殿下小屋。②日過午也。③宮闕也。④玉飾之車。⑤盾也。以革爲之。⑥以玉爲柄之斧也。⑦見子政極諫外家封事注。⑧墨、劓、剕、宮、大辟、謂五刑。⑨用也。⑩獄也。⑪早醒也。⑫天子親耕之田。⑬車蓋。⑭惡氣也。⑮雜也。⑯謂爲文史之法所牽制也。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⑱指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等。⑲均文王臣。⑳顯也。㉑孔子作春秋。託用於魯。無位而王。㉒周武王樂。㉓指武王用兵伐紂。㉔其名不傳。能知孔子之大。㉕痛也。㉖見嚴安言世務書注。㉗見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㉘勉勵也。㉙秦并天下。設三十六郡。郡置守以統之。漢景帝更郡守之名爲太守。㉚小吏爲姦欺。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㉛見徐州上皇帝書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由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呂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呂和之。經陰陽寒暑。呂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呂厚之。設誼立禮。呂導之。春者。天之所呂生也。仁者。君之所呂愛也。夏者。天之所呂長也。德者。君之所呂養也。霜者。天之所呂殺也。刑者。君之所呂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呂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呂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呂化民。民呂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呂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呂萬千數。呂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呂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呂成性。

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且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且相接。雖然有恩。且相愛。此人之所且貴也。生五穀。且食之。桑麻。且衣之。六畜。且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且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且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且晡。致明。且微致顯。是且堯發於諸侯。舜興。虛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且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且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且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且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

呂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天而不行。舉其偏者。呂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呂掇盜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呂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中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其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曰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且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且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且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且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且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且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一八九赫赫二〇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二二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日上亡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音】(瞻)同暗(景)同影(黜)同響(黨)同儻(傳)同附(讎)子育切(險)音宣(紅)同工(節)讀作蔽

【釋義】①漸也。②惑也。③六十日者。④晦也。⑤即歷山。⑥披肅貌。⑦危懼貌。⑧目不明貌。⑨猶羸弱也。⑩如周之太師。太傅。太保。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⑪周官制。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也。⑫賜也。⑬衆怒愁聲。⑭滅也。⑮公儀休。魯穆公時人。⑯婦人大歸曰出。⑰高峻貌。⑱積石貌。⑲顯也。⑳急貌。【諸家集評】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卻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

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

方望溪曰錄舉所開以爲界畫因制策註以編不別白指不分明故也唐宋以後遂用此爲式



卷二十二 一 奏議類下編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

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問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問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

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

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會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治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

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

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噓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味。啣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

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僂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五二}。韋賢之言^{五三}。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五四}。皇甫鏞^{五五}。皆以刺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識。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五六}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五七}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五八}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五九}。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六〇}。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六一}。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

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取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註音】(矻)音疊(隨)音墜(悖)音羈(煨)同煨(噉)同吸(啗)音休(啣)句干切(參)音麗(繫)音詠(覽)音坤(幽)音彬(鐫)音博(誹)非去聲(矻)音窟

【釋義】①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②桓之嬖人。豎刁。易牙。開方。③肅宗子。④擯權宦官。⑤代宗時人。會上疏乞斬程元振。⑥取出之也。⑦言人皆為善也。⑧虞。在今山西平陸縣虞城。芮。在今山西芮城縣。二君爭田。久而不決。乃往質於周。及入其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慚愧而返。⑨兵書。⑩男子一人。應占田七十畝。女子應占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⑪荊州。⑫襄陽。⑬指契丹。據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內外蒙古地。姓耶律。

氏後改號曰遠。今甘肅西陲以西葱嶺以東地。昔時鄯善、于闐、龜茲、車師、烏孫等國。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青海寧夏等省。今寧夏靈武縣。足腫。枯也。西夏契丹。書經篇名。見《漢書》。吐氣也。吸氣也。口噓使暖。謂貌言視聽思也。惡氣也。漢成帝時嘗校書天祿閣。卽名不韋。著呂氏春秋。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祭也。辰。日月會次之名。辰勿集於房。謂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司稼之官。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齊以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而變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加法焉。練粗布。漢馬皇后衣大練。薄絹也。脫穀之粟。晏子食此。肥肉美穀。摘也。漢高祖丞相。曹叡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文帝時上書請改正朔。興禮樂。以五表六餌御匈奴。匈奴之君。剽、墨、荆、宮。去髮之刑。少君樂大之類。五時太一之類。如柏梁臺之類。如通西域。伐匈奴。平西南越。安祿山叛亂。今陝西鄜縣。周祖公劉居此。封於延陵。掌國家租賦。卽司農卿。掌錢穀。字長孺。漢宣帝時。拜爲丞相。唐德宗朝爲司農少卿。後擢戶部侍郎。以聚斂爲能。唐憲宗朝爲司農卿。以聚斂得幸。字文鏡。拜西川節度使。累官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錢法也。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民間秋間出粟麥一石儲之千義倉。以備凶荒。士卒更番戍守。官名。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王莽困之。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漢景帝子。封於河間。采禮樂古事。增輯至五百餘篇。卒諡獻。婦人之請謁者。辛勞也。

蘇子瞻策略 一 自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其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

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曩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

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釋義】①〔史記〕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鄭人。古之名醫也。②漢人。姓淳于。名意。亦名醫。③大也。④商周開國元勳。伊尹呂尚也。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權旣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

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大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註音】(履)音侵(闕)音遁(倅)讀如琴(越起)音吝(躡)音矩(獯)古縣切

【釋義】①滅也。②疾也。③塞也。④鍛鍊刀劍。以水滅火曰倅。⑤渙散貌。⑥行不進貌也。⑦起貌。⑧原同。⑨願以爲謹愿之人。⑩獨行不進之貌。⑪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⑫志大言大。足以有爲。⑬足以有守者。

【諸家集評】姚氏曰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豪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

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蠟。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巖。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讖。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_三俛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_四布_五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擿。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

其一日。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持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註音】（蜡）助駕切（虔）諸羊切

【釋義】①（周禮）州長掌屬其州之民而讀法。②蜡。年終祭名。周曰蜡。秦曰臘。③狂行不知所如也。（禮）儀

傷乎其何之。④韓信。⑤黥布。⑥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⑦字巨君。漢孝元后姪。魏平帝。篡漢。圖號新。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此篇務在通上下之情而行文明。穆起處。渾渾浩浩而來。曲折縱送。從心所欲。
姚氏曰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諫百官之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

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二還冀州三。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四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五與三司六。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羸虛。至於豪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釋義〕①字景略。佐符堅成帝業。②麻思。廣平人。③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等地。此云冀州。卽廣平。城在今河北雞澤縣。④字承固。氏種。號大秦。據中國之大半。⑤宋制。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等事。⑥見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注。⑦專管財賦漕運事。⑧周太王子。文王父。⑨〔史記〕秦始皇時以表陵奏請。秤取一石爲例。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一石計百二十斤。

蘇子瞻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

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策。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

一始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憲安行。而無所

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釋義】●天子策問，而士條對之，謂制策。●等第。●始自隋，唐宋因之，應舉者曰舉進士，試畢合格者曰成進士。

蘇子瞻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而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

方其窮困時。所望不得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弁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於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廩長立而馬

益^上。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豪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註音】(備)之瑞切(廣)音救(攢)音聚

【釋義】①舊太原路安府地。②見前。此言設卡謀商。③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是也。④指大臣退職後。優待

以提舉宮觀等閒差而言。⑤官名。掌內外川澤河渠津梁堤堰之事。⑥馬舍也。⑦痔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瞻洞悉民隱發揮閭閻瑣屑之情懇至周到故權國用而以小民之家推之最爲親切易曉

蘇子瞻蓄材用訓軍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蟻之所蟠。群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

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寶。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五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日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

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蔞^八。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蔞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註音】（蝶統）音榮（特）音臧（蔞）于鬼切

【釋義】①兩棲動物。體長四五寸。背面四肢與尾皆黑色。腹面淡赤色而有黑斑。雌雄常雙棲。幼蟲黑色如小魚。古以爲卽守宮。其形相似而不同也。②梓。梓。豚。小豬。③四尺曰匳。④八尺曰尋。⑤孫武。⑥吳起。⑦楚令尹得臣。⑧楚邑。⑨字伯贏。子玉治兵於蔞。國老皆賀子文。蔞賈後至。不賀。曰不知何賀。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使民。後果爲晉師所敗。⑩吳王名。孫武初見言兵闔閭曰。美人可以教戰乎。武曰可。乃擇美人之最寵者爲之。長武令既下。美人相顧而笑。武斬其長。軍容肅然。

蘇子瞻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

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弁。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

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奔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二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釋義〕●進兵以鼓，退兵以旗。●備地。今山東濮縣。春秋時，晉文公敗楚師於此。●鄭地。今河南鄆陵縣。晉厲公敗楚師於此。●食也。●指趙元昊之反。●並宋仁宗年號。

蘇子瞻倡勇敢訓軍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豪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

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註音〕(蕤)音廷(虺)音丹(蝎)何葛切

〔釋義〕①屋梁。②手搏也。③蛇屬亦名蝎。長尺餘。多棲溼。形如三角。口具毒牙。全體灰暗。有褐色斑紋。至尾則驟短小。其毒最烈。俗亦稱土灰蛇。④同蠍。體長三寸許。色青而多足。前二足有螫如剪。尾細長多環節。有鉤刺貯毒螫人。異常也。⑤變色貌。⑥槍槊貌。⑦決槍。射者所用之具。快以鈎弦。槍以攬袖。⑧漢武時。使有罪者伐匈奴以贖罪。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行文又如虬龍之駕風雲而蠺山谷杳不可測又曰自行自止然皆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以當止此坡公得意處

姚氏曰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蘇子瞻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矣。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二。痿蹶^三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四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情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

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註音】(眊)音冒(瘵)音委

【釋義】①恐也。②不明也。③癩病不能行也。④本營州雜胡。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爲節度使。以范陽等地叛。⑤重葦。⑥西指夏。北指契丹。⑦集軍士於都城。考試武藝。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

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

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均。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註音〕〔黠〕音轄

〔釋義〕①越王爲吳所敗。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卒以滅吳。②西夏。③契丹。④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今山東滋陽縣。⑤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於魯。今自山東滋陽縣。至邳州境。皆魯地。⑥任員對闔閭曰。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四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見左傳〕肆。勞也。⑦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頌。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再三。彼以於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尤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見隋書〕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旗

蘇子瞻策斷下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縶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

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
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
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
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
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
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
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
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
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
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
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
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
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

慎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註音】(觀)渠各切(紆)音壬(旂)同(狙)千余切(繼)音薛(縉)疾陵切(鍾)音棟(塹)七豔切(埃)

音后(敝)音弗

【釋義】①古時諸侯朝見天子。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②織也。③猿類。④帛之總名。⑤乳。⑥坑也。⑦古者戍守。見敵兵則舉火為號。朝曰烽。夕曰燧。⑧偵探敵情之人。⑨古祭物所以蔽障者以韋為之。⑩即平天冠。⑪冠上垂下之珠。⑫字子靈。春秋楚公族屈巫。後仕于晉。⑬閩閩之子。⑭今江都西北抵淮安之運河。即古邗溝。為吳王所開。⑮黃池。今河南封邱縣。⑯晉自司馬炎至懷帝。都洛陽。曰西晉。⑰種族名。居滿洲及蒙古東部。⑱西戎種名。⑲匈奴人名。冒頓之後。冒姓劉氏。僭國稱漢。後改前趙。⑳聽謂氏人。僭號稱秦。㉑鍋種。稱後趙。㉒鮮卑種。稱燕。㉓危險也。㉔梁唐。晉漢。周。石敬瑭篡唐即位。稱後晉。㉕忽也。㉖幽。薊。瀛。莫。涿。檀。平。順。即燕雲十六州之半。㉗戰國時之兵家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所著書今存二十四篇。凡五卷。其書言用兵之道。多合於正。古張載會為之注。今不傳。㉘高祖謀臣。㉙本晉人。亡入戎。戎王使人秦。繆公與語。大悅。留不遣。遺戎王以女樂間之。㉚今河北薊縣等地。㉛指天子言。㉜以盆盛物。戴於首者。㉝困也。

【諸家集評】唐應德曰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繼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味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全其順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與之。則其勢不至

於破決蕩盜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盛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四杜密^五范滂^六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縮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

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下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註音〕（嗽）音休（咆）音庖（全）蒲閱切（齶）音豬

〔釋義〕①衆聲喧囂也。②水湧聲。③聚也。並也。④字元禮。襄陽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時期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土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⑤字周甫。潁川陽城人。桓帝徵拜尙書令。轉太僕。以黨事免。後復爲太僕。坐黨事職。自殺。密與李膺齊名。世稱李杜。⑥征羌人。字孟博。官光祿勳主事。坐鉤黨下獄。以黨禍被誅。⑦字元節。山陽高平人。以得罪侯覽被緝亡去。人重其行名。多破家相容。⑧海獸。雄曰鯨。雌曰鯢。⑨水所停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權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

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異取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

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註音】(兜)子六切(謹)音飲

【釋義】①謂進退人材也。陸官曰黜。升官曰陞。②恭敬不安貌。③漢武帝子名據。④字次倩。⑤梁人。漢文帝時相。爲人廉直。不受私謁。文帝倖臣鄧通。在上前不敬。蓋欲斬之。至府徵召通。通至謝罪。頓首出血。嘉怒不解。文帝已困。乃使人召通而謝丞相以解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所論極當。而得其人甚難。其材賢非間氣不能生。其器識非學道不能成。豈易言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獻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

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跽^{*}趨起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粳粳^三良耜^三。俶載^三南畝。播厥百穀。實^四函斯活。或來^四瞻女。載筐^四及筥。其饒^四伊黍。其笠^四伊糾。其鏞^五斯趙。以蔞^五荼^六。實^六函斯活。或來^六瞻女。載筐^六及筥。其饒^六伊黍。其笠^六伊糾。其鏞^七斯趙。以蔞^七荼^七。

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一。捋捋^二。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三。特牲^四。有^五。捋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祖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三。嗇夫^四。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

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註音】(趨)音咨(趨)音疽(藉)音似(鑿)與餉同(鑿)音博(趙)徒了切(鑿)音葉(蕪)音高(挫)音室(轉)音脣(揀)音求

【釋義】①黃帝時大盜。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號之盜跖。②嚴利也。③起土器。④稀疏貌。⑤鑿之小者。⑥刺也。⑦去田間草。⑧穫。⑨衆也。⑩城也。⑪牛七尺曰特。⑫角貌。⑬鄉官。⑭古官名。秦制鄉置嗇夫。職聽訟及賦稅。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茅鹿門云以競爲號則不可特三老嗇夫閭里之耳目其爲教易行耳又曰井田既不易復必行均田之法兼并者少有田而自耕者多衆得爲農之利然後教法可行不然豈惟三老嗇夫雖一如周官黨正閭胥歲時讀法書德行道藝敬敏任恤者亦具文耳

姚氏曰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耨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肖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

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

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洽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禱。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聞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問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註音】（禱）同禱

【釋義】①謂聲調之不協。唐以詩賦取士。故以此爲標準。②抄襲也。③唐始用科目取士。故曰科舉。④漢時選舉民有孝悌力田等科目。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紆徐百折而後出之於此篇可見



卷二十一 四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

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段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段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註音】(殺)音古(謬)五各切(墨)同默(舂)書容切(杵)昌與切(黥)音擊(遄)市緣切(闕)

音吸

【釋義】①人姓名。言較前因蘭皋得與良見。②即象羆。以其記列教令。故曰冀闕。冀。記也。③即百里奚也。④直言也。⑤不語也。⑥布衣。職者所服。⑦納晉惠公。懷公。文公。⑧謂城濮敗楚。秦亦與其事。⑨相。春米時。口發聲與杵聲相應和。此言春者怨哀。不復以聲和杵。⑩左建。立法與人相左。外易。在外革易君命。⑪彈正也。⑫速也。⑬商君初定變法之令。太子偶犯法。商君曰。太子嗣者也。不可以刑。刑其傅公子虔。復殺祝懣。公孫賈。按公子虔。祝懣。公孫賈。皆太子師傅。⑭發骨生成一片而多力者。⑮即雙戰也。⑯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⑰商。今陝西商縣。於今河南浙川縣。⑱人君死。臣子不敢斥言。故託言捐賔客。

陳軫為齊說昭陽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

書說類一 陳軫為齊說昭陽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註音】（冠）音貫（厄）音支

【釋義】①夏人。游說士也。與張儀俱事秦惠王。以爭寵故。去而之楚之齊。②官名。爲楚之貴職官。③楚懷王將。④今山西襄陵縣。⑤曆王也。⑥玉也。王者以之封諸侯。⑦楚上卿。⑧言國中之首也。⑨左右親近之通稱。⑩酒器。容四升。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

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註音】〔軫〕烏貫切

【釋義】①秦地名。今河南陝縣。②秦孝公子。③具車也。④令。善也。不得善事楚王也。⑤恨也。⑥止也。⑦東西曰廣。南北曰從。⑧楚邑。今陝西涇陽縣西。有杜陵故城。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疆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疆秦也。不憂疆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方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釋義】①春秋時。韓趙魏三氏。其初皆爲晉卿。其後分晉。自立爲國。故稱三晉。②謂互相爭戰。③今山西絳縣。④今山西安邑縣。

蘇季子說燕文侯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註音】(說)音稅(齎)租禮切

【釋義】①名秦。文公。桓公子。②國名。周初箕子封此。在黃海日本海之間。現爲日本屬地。③今遼寧東南境。

在遼河東。④在今山西西北境。⑤今山西保德。寧武。岢嵐縣等地。⑥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⑦在今陝西榆林縣西。

⑧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滹戲山。⑨易水有三。一曰中易水。源出河北易縣西。一曰北易水。源出易縣北。一曰南易水。源出易縣西南。河北易縣東南流經雄縣霸縣。合桑乾呼沱入海。⑩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

⑪山名。在今山西代縣西北。三十五里。⑫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城。謂之天府。⑬今山西代縣。⑭今河北易縣。

⑮今山西代縣西北。三十五里。⑯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城。謂之天府。⑰今山西代縣。⑱今河北易縣。

在今河北正定縣西。持以與人也。

蘇季子說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

包周。則趙自銷鑠^{二二}。據衛取淇^{二二}。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二四}。踰漳^{二五}。據番^{二六}。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二七}。南有河漳。東有清河^{二八}。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二九}。舜無咫尺之地^{三〇}。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三一}。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三二}。察五味之和^{三四}。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恒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註音】〔禽〕同擒〔軹〕音紙〔番〕音藩〔傳〕音附〔卒〕音猝〔獨〕呼葛切〔恒〕音袁〔質〕音致〔純〕音屯

【釋義】①肅侯弟名成②歿也③楚澤名。今已涸。即湖北安陸縣南④封內之地⑤古者天子於諸侯。賜以

湯沐之邑。以其邑之所入。為湯沐之資。所以便齋戒而自潔清也⑥效。致也。實貨財也⑦垂衣拱手。示安然無事也⑧即河南。古時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⑨在今河南宜陽縣東⑩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⑪今河南沁陽縣⑫如金銷熔⑬衛淇。當為今之河南輝縣淇縣⑭黃河⑮渾分清濁二水。清出山西平定縣。濁出山西長子縣。至河南涉縣合漳村。合一。又東南經河北大名縣入衛河⑯即蒲吾。故城在今河北平山縣東南⑰即恒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與大行山相連⑱即濟水。下游為今之大清河⑲近也⑳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三百畝㉑八寸

主張連橫之人。樂器也。以竹爲之。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橫字之末曰軒。外門曰轅。猶言桐嚇。脅以威力也。源出山西黎城縣。由河南安陽縣至內黃。注于衛。二國結信以人物爲質也。今河南杞水縣西北。一橫一橫爲午。謂交道也。亦名博陵。今山東博平縣西北。在今陝西兩縣東南。入遼東牛島山東牛島間之內海有大灣。二入東北者曰遼東灣。遼東牛島爲其東壁。入西南者曰直隸灣。山東牛島突出於其東。今河南武安縣西南。二十兩爲鎰。千束。

蘇季子說韓昭侯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扶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

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音〕〔版〕音反〔循〕羽軌切〔陘〕音刑〔抉〕音決〔伐〕音伐〔芮〕音芮〔蹇〕音隄

〔釋義〕① 登。今河南鞏縣。洛。今河南洛陽縣。② 即商山。今陝西商縣東南。③ 宛。今河南南陽縣。④ 今河南鄧縣東南。⑤ 源出河南登封縣東陽城山。至新鄭縣。合溱水為雙洎河。入于賈魯河。⑥ 在河南新鄭縣西南。⑦ 弩名。〔淮南子〕弩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⑧ 少府人名。時力。距來。弩名。均少府所造。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距來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⑨ 在河南信陽縣東南。⑩ 今河南鄆城縣西北。有棠谿村。出劍。⑪ 亦出劍地。⑫ 地名。鄆國之人善鑄劍。鄆即河南鄆縣。⑬ 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馮池。在今河南滎陽縣西。⑭ 劍名。吳人干將所作。⑮ 劍名。越人歐冶子所作。⑯ 臂。之衣。以鐵為之。⑰ 以皮為之。施於臂者。⑱ 破。盾也。⑲ 繫。繫盾之綬。⑳ 蹈也。㉑ 為秦築行宮。㉒ 衣冠之制。受自秦也。㉓ 助秦祭也。㉔ 獻也。㉕ 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譏服從他人也。謂蘇秦。卿大夫稱主。褒而美之。故稱主君。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會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鞞鞞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衡人詭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

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國而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日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註音】(鄭)音妻(庶)無上聲(禮)呼宏切(詠)音戎(句)音鉤

【釋義】①在河南滎陽縣東。②今河南淮陽縣。③今河南汝南縣。④許。今河南許昌縣東。鄴。本鄴地。在今河南鄴陵縣西南。⑤今河南葉縣。⑥卽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鄴城縣東。⑦今河南舞陽縣。⑧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⑨淮水。出河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潞於洪澤河。⑩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潁谷。至安徽壽縣入淮。⑪沂水有四。均在山東。⑫今山東黃縣東南。⑬故城在今山東荷澤縣西。⑭地名。⑮卽河南也。⑯卷。今河南原武縣。⑰河南鄭縣北。⑱謂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⑲在今河南延津縣北。⑳言聲之響而衆多也。㉑威貌。㉒以利害誘之也。㉓卽陰山。㉔兵車也。㉕在今河南淇縣。㉖青巾裹頭之兵。㉗猶今之敢死隊。㉘軍中當雜役者。㉙延

長而不斷也。●斧柄。

【諸家集評】姚氏曰韓魏勢危進說較難故文亦減色。

吳辟疆曰韓魏小弱而迫近秦無可張大故說韓特以兵器之利爲言魏則極口詡其人衆此皆驟閃之法。

蘇季子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獨。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音】(統)音竹(論)音階(父)音甫(桐)音桐

【釋義】①山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北。②古樂器。今已失傳。形如琴。十三弦。項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③博。箸也。行六棋。故云六博。④即今之踢球也。⑤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故衛地。⑥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⑦兩車並軌而行。⑧狼性怯。走常還顧。⑨桐。不得志也。獨。恐也。以危辭虛聲恐惑之。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成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

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註音】（漬）音聲

【釋義】①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②殷孤竹君之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逃去。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③字子輿。孔子弟子。性至孝。作者經。④無功而食祿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與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註音】（見）音現（埏）音延

【釋義】①秦弟。一說秦兄。②田嬰子，名文，爲齊相。③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匯清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由淄河口入海。④以土爲人也。比涇四石。⑤桃枝也。刻削爲人。比孟嘗君。⑥水和土也。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陶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註音】〔卒〕讀猝(倍)同背

【釋義】①齊城門名。②潛王也。③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弟。封于穰。號曰穰侯。④急遽貌。⑤隱也。⑥史記作陽地。今河北懷陽縣南。⑦淮水之北。⑧卽下相。僅取慮。下相故城。在江蘇宿遷縣西七里。僅在睢寧縣境。取慮。在安徽靈璧縣北。⑨今山東定陶縣。⑩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大梁之東界。⑪大梁門戶。⑫形勢足以服之。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

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正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勿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註音〕(賈)去聲(賈)讀價(說)音稅(禮)所綺切

〔釋義〕●附齊之北狄。●自絹布之受活者。染之為紫。反為齊人所好。而價且十倍。●越王句踐為吳所敗。困于會稽。臣服請和。用范蠡文種計。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因以滅吳。會稽。今浙江紹興縣。●秦。王母弟。公子顯公子懼也。●草履。●子之有寵於燕。王增。增以國讓之。三年。大亂。齊即破燕。增死。臨子之。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

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因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鼻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

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

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

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

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

諸侯。

【註音】(枳)音紙(汶)音民(隼)音筍(繇)音搖(鉅)息廉切(甌)音旨(葉)音攝(適)同謫(蜚)同飛(雒)同洛

【釋義】(一)止也。(二)枳。今四川涪陵縣。(三)即岷江。源出岷山北。南至宜賓縣入江。(四)水至夏而盛漲。(五)楚都。今

湖北江陵縣北。(六)自河陽至上庸皆是。河陽。今陝西河縣上庸。今湖北竹山縣。(七)江名。亦曰南江。出四川南江縣

北大巴山。南流經巴中縣。又東南會巴水。遂稱巴江。南流至渠縣。會於渠江。以入嘉陵江。(八)漢水。源出陝西寧允

縣北蟠冢山。東南流至湖北漢陽入江。(九)湘江。資澧四水同。皆洞庭北會大江。故曰五嶺。(十)今河南南陽縣。屬

類之小者。(十一)項襄王橫。(十二)今河南孟縣西北。(十三)一曰五行山。起河南沁陽縣北。接山西晉城縣南。北過恒山。至於

河北。綿亘數千里。(十四)今河南宜陽縣。(十五)今山西臨汾縣西南。(十六)隨從也。(十七)歷也。(十八)即東西二周。(十九)韓都。今河南新

鄭縣。(二十)魏都。今山西安邑縣西。(二十一)地名。在大太行山之西。(二十二)當作太行。(二十三)斷絕也。(二十四)今陝西咸陽縣東北。(二十五)今河南

南陽縣。(二十六)即封陵。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二十七)即冀亭。在今山西河津縣東。(二十八)利也。(二十九)榮澤之口。與故汴河口通。可決

水灌大梁。(三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三十一)津名。在河南滑縣北。舊為河水分流處。今已涸。(三十二)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

石。二邑名。難石。即今山西難石縣。蘭在難石縣西。(三十三)畏楚故魏。故尊而重之。(三十四)今湖北均縣。(三十五)即鄆。扼要塞也。在

今河南信陽縣。(三十六)今河南新鄭縣東。有故林鄆城。(三十七)山東福山縣東境。(三十八)今湖北均縣。(三十九)即鄆。扼要塞也。在

魏人公孫衍也。為秦說齊魏攻趙。破蘇秦從約。與張儀不啻而去秦。儀卒復歸秦。秦欲相之。為甘茂所聞。復之

魏。即馬陵道。在河北大名縣東南。齊用孫臏計。敗龐涓於此。(四十)今河南葉縣。(四十一)今河南上蔡縣。(四十二)秦昭襄王母

宣太后。(四十三)即魏冉。封於釐。昭襄王之母舅。(四十四)言輕捷也。猶言仗飛。(四十五)周顯王三十九年。秦敗魏龍賈軍。(四十六)周赧王

元年。秦敗韓于岸門。(四十七)周赧王十二年。秦敗魏于封陵。(四十八)未詳。(四十九)周顯王四十一年。趙莊與秦戰。敗。(五十)即河西。今

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①今陝西雒南縣。②即伊洛河。③即已過三晉全地之半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餞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

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_地。齊倍_{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_{於魏}。反_{至分}先俞_{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交。而今乃抵_擧。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註音】(餒)音淡(質)音致(句)古侯切(倍)同背(至)音邢(舉)同罪

【釋義】①代弟。②領之也。③春秋鮮虞國地。戰國時為中山國。後為魏所滅。在今河北定縣。④西周以涇渭洛為三川。東周以伊洛河為三川。⑤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⑥今河北平鄉縣。⑦今山西陽曲縣南部之地。⑧今陝西膚施縣等地。⑨即榆林塞。亦曰榆谿。即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⑩版名。在今山西交城縣東南。⑪即雁門山。在今山西代縣西北。⑫代。今山西西北部地。出馬。胡謂林胡樓煩之屬。產犬。⑬皆地名。⑭至分。即四陘山。句注之別名。先俞即西輪。雁門山也。

蘇厲為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

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釋義】① 鄙人。爲秦將。封武安君。② 赧王二十二年。白起敗韓魏之師於伊闕。拔五城。③ 魏將。④ 藺離石。並見前。祁。今山西祁縣。秦取藺離石祁。事在赧王三十三四年。⑤ 善也。〔詩〕我車既攻。⑥ 魏都。今河南開封縣西北。⑦ 楚之大夫。⑧ 射法之善者。左取其直。右取其曲。⑨ 弓撥。弓反也。矢鉤。矢鋒屈也。⑩ 出伊闕塞也。

卷二十一十五 書說類二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衡^{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二*}。輻輳^{三*}。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四者。參列。粟糧漕^{五*}。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

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盜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註音】〔衡〕讀橫(說)音稅(轉)音凌(凍)音愈(涸)音衰(溢)音扼(曠)稱人切(惡)音烏(瘳)同蠹

【釋義】①東西爲橫。六國居東。秦居西。合以事秦。謂之連橫。②條理通達。如樹枝之成長也。③言人物之聚集。如車輻之聚於轂也。④塞上要害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⑤倉之無屋者。⑥在今河南安陽縣。⑦今山東鄆城縣。有陽晉城。⑧敗也。⑨主合從之說者。⑩握持其腕。⑪怒目也。⑫心惑也。⑬持論之處。⑭喻人言之可畏。⑮尊秦爲帝。⑯獻也。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_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一甲兵。據宜陽_六。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_九。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_{一〇}。方船積粟。起於汶山_{一一}。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_四以東。盡城守矣。黔中_{一五}巫郡_六。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_七。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_八。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_九。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做。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天下之胸。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做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註音】(黃)音奔(卒)讀猝(舫)音方(陳)同陣(扃)古鏡切

【釋義】①名熊槐。②山。謂終南太華。河。卽龍門河也。③勇士之稱。④猶言不敵。⑤均也。⑥故城在今河南宜陽縣東。⑦上游之地。⑧今山西安邑縣等地。⑨關名。在今河南汜水縣西。⑩今四川閬中巴成都等縣地。⑪卽岷山。在四川茂縣西北。⑫兩舟相並也。⑬在今湖北長陽縣西。⑭今湖北天門縣。⑮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西。⑯故城在今四川巫山縣。⑰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⑱在今河南商邱縣。偏則在邊境。⑲今陝西藍田縣。⑳關也。㉑宋魯邾莒等國。㉒古人諫言嫁女。曰侍箕帚。㉓惠王驕。㉔謙辭。言不敢逕上於楚王之前。㉕待也。㉖以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名。㉗壁名。夜可以鑒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縱橫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楚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襄王名倉宜惠王子

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踰洵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

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註音】(釐)音霍(微)音叫(見)同現(蹠)音徒(跣)音拘(貫)讀若彎(勝)平聲(跌)音決(程)音呈(註)音桂

【釋義】①豆葉也。②供雜役者。③以擔負供奔走者。④微邊微也。微有亭。以供瞭望。塞有城。以爲障蔽。⑤跳躍也。⑥不冠人敵也。⑦彎弓也。⑧頭弓名。⑨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以足扶地。疾行狀。⑩尋。八尺也。言馬前後蹄間。一舉而超過三尋。言其快也。⑪露身也。⑫皆古之勇士。賁能生拔牛角。獲能扛鼎。⑬結黨也。⑭誤也。⑮韓之宮苑。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羣^{*}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註音】(髡)音坤(見)音現(格)音吉(舉)音亦

【釋義】①齊人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梁惠王欲以卿位待之。髡因謝病終身不仕。②藥名。皆生於山。③低下潮溼之地。④山名。舉黍。即礪山。在山東鄒縣東南。梁父。在泰安縣東南。⑤仰也。⑥類也。⑦古時取火之木。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註音】(逡)七倫切(罷)同疲(頓)同倦

【釋義】①力竭也。②困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爲寡人計之何

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註音】（辨）音非

【釋義】①馬之有數色者。②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騶。故謂之駟。③猶言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④辨議也。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鶩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三四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慮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脛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入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詐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註音】(鄒)音焉(要)同腰(謹)音進(龜)音纒(剗)音枯(暴)音僕(脰)音豆(惡)音烏(銓)音窻(碭)

大狼切

〔釋義〕①周黔中人。辭學博聞。相楚二十餘年。封春申君。②名履。③西陵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鄒在今湖北宜城縣西南。④故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⑤今湖北宜昌縣東。楚墓所在。⑥今河南淮陽縣。⑦低能之犬。⑧東西之極也。⑨即惠文王名顯。⑩名矯。⑪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⑫秦人。⑬今河南汲縣等地。⑭即桃城。戰國魏邑。在今河南延津縣北。⑮援魏者。⑯故蒲城。今河北長垣縣。⑰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⑱首垣。秦更為長垣。故城在今河北長垣縣東北。⑲仁一作任。本周國名。風姓。今山東濟寧縣古任城是。⑳故城在今長垣縣西南。㉑故城在今河南陳留縣東北。三十二里。㉒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北。㉓嬰。繞成而守也。㉔今山東聊城縣。河北大名縣等地。濮。水名。鹿地名。㉕極也。㉖猶厚也。㉗小狐。沈濟。濡其尾。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溼。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之臣也。㉘今山西榆次縣。㉙周敬王三十六年。吳王夫差會魯伐齊。㉚在江蘇吳縣西北。越王擒夫差處。㉛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萊蕪縣東北。㉜婁江。松江。東江也。㉝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沒者三板。曰甯生甯。人馬相食。城降有日。㉞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在今山西榆次縣南洞鴉水側。㉟言大軍不遠涉而攻伐。㊱趨趨。往來貌。彘。狡也。㊲謂秦。㊳猶累也。㊴剖也。㊵摺。斷也。頤。面頰。㊶狐之為妖者。㊷今湖北隨縣。西則南河鄧縣。古鄧林之險也。㊸即齊趙韓魏。㊹連也。㊺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㊻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北。㊼故城在今江蘇沛縣北。㊽後漢封東平王蒼子為侯國。改曰湖陸。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㊾今江蘇揚州。㊿古蕭國。故城在今江蘇蕭縣。㊽宋共公之所都也。在今安徽宿縣西北。㊾周赧王二十九年。齊與魏楚伐宋。殺王偃。滅宋而三分其地。有七邑皆屬楚。故言故宋必盡。㊿言齊將弁魯也。㊽若楚秦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也。㊾報也。㊿謂以兵裁之。㊽令下而韓魏不聽也。㊾關內。謂秦地。言韓為秦家諸侯。動靜也。㊿魏也。㊽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東。㊾故城在今河南鄆陵縣西南。㊿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㊽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㊾楚絕魏也。㊿謂平陸。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㊽東西為經。取齊右壤。於是秦地可自西海至東海矣。故曰一經。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令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三*而要四*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覆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五*。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五。此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註音】〔苙〕音利〔樞〕諸深切〔質〕同鑿讀如本音〔要〕同腰〔礪〕音厄〔舍〕讀捨〔亡〕讀無

【釋義】①魏人。字叔初。副須賈使齊。襄王賜金及牛酒。須賈知之。以告相魏齊。齊咎擊睢。折脇搯齒。倖死得出。入秦。易姓名曰長祿。說昭王相秦。封應侯。②秦官謁者。事昭王。奉使於魏。陰求賢人。鄭安平薦范雎。稽令夜與俱來見。語未竟。知其賢。於是載之入秦。及雎爲相。薦稽拜爲河東守。③樞鑿屬質。剗刀。④指王稽言薦臣者之必無反覆也。⑤均美玉名。⑥謂分割其權利也。⑦感觸也。⑧公家行使之快車也。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

國。闔閭^三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三接輿^四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五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二六}。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王。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一七}。南帶涇渭^{一八}。右隴蜀^{一九}。左關阪^{二〇}。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僭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三五綰伐魏。拔懷三六。後二歲。拔邢邱三七。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

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臬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註音】（與）通以（厲）同薄（貴）音奔（稽）音啟（颺）胡困切（罷）讀疲

【釋義】①西戎國名。在今甘肅寧縣西北。秦惠文時。義渠襲秦。大敗秦師。至秦昭王時。敗義渠而滅之。②驚貌。③詳也。④卽太公望。⑤厲癩病。以塗塗身。生瘡似病癩。⑥古之勇士。⑦吳王僚子。⑧春秋時楚人名。父奢。兄尙。仕楚爲平王所殺。子胥出奔吳。中道乞食。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⑨在今安徽含山縣北。春秋時吳楚之界。因山爲關。乃往來之衝。伍子胥囊載而出。卽此。⑩卽粟水。在今江蘇溧陽縣西北。⑪樂器也。長一尺四寸。圍三寸八分。⑫吳公子光。殺王僚自立。後破楚。⑬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武王滅殷。封箕子于朝。⑭楚之狂土。姓陸。名通。⑮保姆也。⑯辱也。⑰山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甘泉出焉。⑱涇水出山之處。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四十里。⑲水名。源出甘肅平涼縣西南。開頭山之涇谷。東南流。至陝西高陵縣。入于渭。⑳源出甘肅渭源縣西之南谷山。東南流。至陝西華陰縣北。入于河。㉑隴西巴蜀。㉒卽殺山。函谷。殺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南。㉓故地在今山東寧陽縣北。㉔今山東壽張縣。㉕五大夫。官名。縮人名。㉖今河南武陟縣。㉗故城在今河南溫縣東二十里。㉘故城在今樂澤縣西南。㉙今河南鞏縣。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擢閔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註音】〔渚〕音瀾。〔縣〕同懸。

【釋義】①即孟嘗君。②宣太后弟。封華陽。③名顯。昭王弟。封高陵。④名懼。昭王弟。封涇陽。⑤穰侯之封邑。⑥斷制也。⑦楚將。楚使將兵救齊。因爲齊相。⑧一夜也。⑨趙司寇。⑩即趙武靈王。雅。周赧王十六年。武靈王傳位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後太子章作亂。李兌起兵敗章。章敗走主父所。兌因圖主父宮。章死。主父不得出。又不得食。三月餘餓死。⑪臺名。在河北平鄉縣東北。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

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註音】(察)讀若際(取)與驟通(曆)音歷(薊)音計(憚)音歛(鴟)音摘(離)同罹

【釋義】①中山人。樂羊之後。燕昭王禮為亞卿。以兵攻齊。入臨淄。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卒。惠王立。不快于毅。毅乃之趙。趙封為望諸君。②書翰中稱人之敬詞。《東方朔瑣語》介之推抱樹而死。晉侯撫木哀歎。後以為展。每懷從亡之功。輒撫視其履曰。悲乎足下。③樂毅見燕昭王有大志。故假魏節使燕。④接也。⑤勝也。⑥謂黃河以北。今密雲縣等地。⑦潘王地。⑧今山東莒縣。⑨燕臺名。在河北薊縣西。⑩齊鐘名。⑪皆燕宮名。⑫薊邱。燕都。今河北大興縣。故節大汶河。竹田曰篁。⑬滿足也。⑭民人隸役。⑮吳王殺伍子胥。以鴟夷革盛尸。投之江。⑯禮也。⑰言不自潔其名。而歸咎於君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詞氣淵雅似西漢人於戰國文曉然而出其類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

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註音】〔內〕同納〔騰〕音箭

【釋義】①周人仕魏。②謂華陽。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南。③魏臣。④魏臣。⑤即秦相范雎。⑥魏相。范雎與相舍。

⑦名緩。趙人。秦之使臣。⑧言病甚。雖道死。亦將一行。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釋義】①魏人。②魏人。③周年也。④印也。⑤改也。⑥古博戲。有以五木為戲。上有梟盧雉犢塞五采。梟為女長勝。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行棋也。欲食食之。不欲食握之。⑦止也。

卷二十一十六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

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連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連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鑊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

是商賈之人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註音】(釐)同僿(坻)音策(訖)音灼(醜)音侮(快)音央(鑣)音健(社)音任(倍)同背

【釋義】(一)齊人。或稱魯連。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辛垣衍請帝秦。連

不許。秦君為卻。後田單言于齊王。欲爵之。連逃于海上。(二)今河南湯陰縣。(三)容將軍者。因其非魏人而仕於魏

也。後衍自稱梁人。則以已仕于魏之故。(四)從間道入。(五)趙武靈王子。名勝。為趙相。封于平原。(六)即曆王。

(七)蘇代說曆王去帝號。秦亦因去帝號。(八)臨事不決之意。(九)古之廉士。(韓詩外傳)鮑焦周時隱者。廉潔而守。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

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十)秦法。斬一人首。賜爵一級。(十一)甚也。(十二)名嬰齊。桓公子。

(十三)名喜。(十四)裂也。(十五)守喪禮。變苦居廬。(十六)斬也。(十七)剝肉為醬。(十八)意不然也。(十九)乾肉。古時殺人往往以其骨肉為脯。為

最酷之刑。(二十)故城在今河南湯陰縣北。(二十一)夷維。今山東濰縣。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稱。(二十二)牛牟。豕三牲具。(二十三)天

子巡視諸侯守地。(二十四)鑽鑪也。(二十五)攝。握也。衽。衣衿。言其君親為廝養事。(二十六)故城在今山東濰縣。(二十七)即今山東鄒縣。

以米入死人口曰飯。以玉曰含。(二十八)即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也。(二十九)晉鄙畏秦兵不進。無忌奪其軍。殺晉鄙。大破秦

兵。解趙圍。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

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註音】（柱）同柱音主（蕢）音匱（插）同插（菑）莊持切（澠）音繩（枹）音孚

【釋義】①齊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單用火牛攻之，破燕師，盡復七十餘城，以功封安平君。②齊邑。春秋時長狄所居，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③長也。④支也。⑤言空守枯邱爲壘。⑥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⑦草器。⑧起土之具。⑨久也。⑩今山東掖縣。⑪樂也。⑫水名。淄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匯於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由淄河口入海。澠水，今稱濰濰水，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匯於大湖。⑬擊鼓之具。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

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悞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註音〕(信)同伸(北)讀背(臘)音牝(說)讀稅(亡)讀無(纒)力追切(襪)音薛(劍)武粉切(禽)同擒(地)音店(悞)於緣切

〔釋義〕①今山東聊城縣。②今山東鄒縣治。③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④濟水之北。卽謂聊城地。⑤謀也。⑥燕相會攻趙。五戰五敗。⑦辱也。⑧公輸班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而墨子守有餘。孫臏齊人。善用兵。士卒無二心。嘗破魏師。殺龐涓。⑨言無還燕之意。⑩魏冉封陶。商君姓衛。皆貴顯豪富。故以爲喻。⑪春秋齊桓公之賢相。⑫桓公之兄也。⑬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⑭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攬。燕之北郊。男而墮婢爲臧。女而婦奴爲攬。⑮繫罪人之索也。⑯曹沫爲魯將。屢敗於齊。後會於柯。以匕首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⑰猶擬也。⑱盟會之臺。⑲忿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書有栗姚之氣

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會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入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入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入臣乎。

【釋義】① 惠文后少子孝成王母弟長安其號也② 官名③ 不敢直言病故曰郤④ 王者之車⑤ 自謂其子
⑥ 言不死之前⑦ 年老婦人也⑧ 太后女嫁於燕⑨ 古者天子諸侯之女既嫁非被廢及滅國則不及父母之邦
故祝其勿反⑩ 諱言太后死也⑪ 趙之賢士

【諸家集評】姚氏曰左師言固益矣亦會偵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諭耳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釋義】① 今山西陽曲縣南部之地。② 卽白起。戰國秦將。③ 趙奢號馬服君。其子名括。④ 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白起大敗趙括於此。坑降卒四十餘萬人。⑤ 越吳敗乃臣服於吳。退而修政訓士。卒滅吳國。而雪其恥。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祿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五。越之大夫種^六。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以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盡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越王楚悼君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二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三。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四。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五。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五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奔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懾
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
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
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奔陳
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
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
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剋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
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
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
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
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註音〕(禹)音歷(徐)同塗(稽)同蓄(瓶)同創(信)同伸

〔釋義〕①燕人游學於諸侯不遇乃入秦因應侯以見昭王王與語大說封綱成君代應侯為相人或惡之懼謀乃託病歸②釜鬲烹飪之器無足曰釜鼎曲脚曰鬲③鄭安平魏人與睢同至秦將兵攻趙為魏無忌所破以二萬人降趙王稽為河東守坐與諸侯通被誅二人均為睢所任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亦以其罪罪之④為智辯者所期望也⑤衛人初仕魯後為魏將旋又奔楚悼王以為相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殺射殺起⑥姓文字會事越王句踐獻大計滅吳吳滅後種賜死⑦秦使商鞅伐魏魏使卬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驥不忍相欺欲與公子面相見盟卬乃與會鞅伏甲襲卬虜之⑧晉獻公之太子獻公寵驪姬欲立其子奚齊使申生居曲沃驪姬之申生自殺⑨名敗殷紂庶兄封於微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⑩為文王四友之一⑪擊而卻之⑫宋地今河南考城縣有葵邱聚其地有盟臺亦名盟臺鄉⑬皆古之勇士育能生拔牛尾⑭田間小路東西為阡南北為陌⑮即五馬分屍以四肢及首繫於五馬鞭之使走裂其屍為五⑯今陝西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卽白起伏劍處⑰今兩廣及安南地⑱謂三晉之路也⑲山巖險阻架木為梁以通行人⑳隱居山水之地㉑隱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㉒吳公子季札也其父欲立之辭不受㉓仙人王子喬赤松子也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

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釋義】①楚將。荀子嘗與之論兵於趙孝成王前。②高臺。③按弦發聲。而不加矢也。④庶子之無勢而抱深憂者。⑤嘗敗於秦而失勢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愾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漉附漬。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蒯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註音】(愾)初救切(行)音杭(申)同伸(漉)同沈(附)音廣(漉)音鹿(羈)音覓(掘)音骨切(淪)音烏(蒯)音煎(被)音拂

【釋義】①不安貌。②固執也。③錄其名於客籍。④山名。在山西晉城縣南。⑤足也。⑥鹽所滲汁。⑦山坡。⑧負戴而行步艱難。⑨秦之善相馬者。⑩窟也。⑪污穢也。⑫洗滌也。⑬南梁。故城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南。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鎖。妻子為僇乎。

【註音】〔阮〕丘庚切〔郤〕音膚〔鎖〕音質

【釋義】①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二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陳勝起兵。耳餘立陳人武臣為趙王而同事之。趙王以餘為代王。後耳降漢。與韓信破趙井陘。斬餘於泜水上。②字少榮。二世時。官少府。後從項羽入關。羽立為雍王。為漢王敗死。③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④在今陝西安定縣北。⑤斬腰之刑也。

卷一二十七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弁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纍百。不如一鸞。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

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即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註音】(從)同縱(奸)同干(遊)音居(驚)音至(鴉)音愕(菘)音縣(德)同沈(貴)音奔(父)讀甫(介)音赴

【釋義】①漢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辨著名。後去而之梁。從梁孝王遊。引為上客。②始皇聽治處。在漢未央宮。③言若懸衡以稱輕重。以法令畫一天下。④大梁人。⑤勝。字涉。陽城人。⑥戎地之河上也。⑦盡也。⑧河間即今河北河間縣。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間地。⑨望。怨也。呂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故六齊追怨惠帝與呂后。⑩城陽王名喜。其父與叔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其父。梁地王其叔。乃文帝以章為城陽王。與居為濟北王。二人頗快。後其叔謀死。父亦薨。故喜願念而恨。盧博。即盧縣。今山東長清縣。濟北王治處。⑪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立其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⑫言吳舉兵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願其私怨。未必相救。⑬長沙其地與南越相接。水長沙者。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也。見《漢書吳王濞傳》。⑭聚丹也。⑮吳地。⑯今河南商邱縣。淮陽王武徙此。即梁孝王也。⑰景帝子餘王淮陽。今河南淮陽縣地。⑱淮水之東。⑲今紅蘇江都縣東北。⑳即陝西山西間之黃河。因在冀縣西。故曰西河。㉑出山西省。有清濁二源。㉒指趙。㉓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種三越。㉔舉也。㉕立節也。㉖改易精思。㉗見《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㉘大鷗也。㉙威服也。㉚趙王臺在邯鄲。㉛名友。見上強趙注。㉜名長。見前三淮南注。㉝《左昭》吳公子光享王。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

王。〔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①東牟侯興居。②當呂氏之亂。齊王首討諸臣。故文帝封其子。而遣朱虛侯章。東使就王封。猶春秋之褒儀父也。③指齊王六子中之幼小者。④猶言愛子。見〔方言〕。⑤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⑥濟北王興居反。見誅。⑦淮南王長有罪。徙蜀。死於雍。⑧趙人。文帝時。詐覺謀反。夷三族。言濟北淮南二王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⑨卽景帝。⑩卽文帝。⑪新垣平。譎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⑫謬也。⑬〔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山巖險絕。施板築爲道。爲棧道。⑭章邯爲雍王。爲高祖以水灌城所破。⑮項羽號西楚霸王。⑯荆王指楚霸王項羽也。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御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七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三九。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四三。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五一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五五而王。何則。以其能越五四擧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五六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五七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註音】(於)音烏(馭)音決(牘)音牝(轡)音頰(柝)音邸(因)去輪切(廷)音廳(擊)呂員切(庸)同牘

【釋義】一梁孝王名武。陽以武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牟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遂下陽獄。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以自明。二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皇。荆軻卒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曰。吾事不成矣。三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遂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晷。晷分也。食者。干歷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晷。四謂盡其計識。願王知之也。五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六秦二世。具五刑也。七史記。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八楚狂人陸通。字接輿。史記。比干。疆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殺比干。剖視其心。九史記。子胥自剄。吳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按鴟夷。今之皮囊也。十相遇於途。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十一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刺齋往。十二王奢。齊臣。出亡至魏。齊因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吾之來。以奢故。義不為魏累。遂自剄。十三尾生。古之信士。言蘇秦於齊。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按秦說齊宣王。使遺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身為燕。故以尾生喻之。十四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遺拔中山。十五駿馬也。十六六國時人。十七魏人。隨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私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答擊睢。折齒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十八殷末人。十九周末人。二十虞人。聞秦繆公賢。乞食以生。二十一名斯。魯大夫季桓子也。二十二姓樂。名喜。宋賢臣。二十三鑠。以火銷金也。言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二十四威王名因齊。桓公子。二十五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二十六丹朱。堯子。二十七舜弟。管叔鮒。蔡叔度。周之二叔。二十八燕王噲。屬國於子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二十九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政歸之。三十尚書。封比干之墓。三十一紂剗姪者。觀其胎產。武王克商。乃封修之。三十二寺人牧鞮。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難。三十三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之為相。三十四楚國之處士。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三十五即陳仲子。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居於陔。三十六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三十七盜跖。三十八許

由。① 懼。沒也。七族。上自高祖。下至曾孫。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夷七族。②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③ 邪視也。④ 曲也。⑤ 木根也。⑥ 委曲盤辰也。⑦ 隨國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之。後蛇銜明珠以報其德。⑧ 卽卞和氏所獻之王。⑨ 卽伊尹。管仲。⑩ 桀爲長夜飲。龍逢極諫。桀殺之。⑪ 陶人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制馭天下。猶陶人轉鈞也。⑫ 中庶子。官名。蒙姓。嘉名。秦王寵臣也。⑬ 二水名。在陝西省。⑭ 言得太公。若烏鳥之暴集。⑮ 言爲帷幄。臣妾所牽制。⑯ 食牛馬器。⑰ 周時隱者。廉潔自守。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昔人有評此文曰。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禪者謂其詞句瑰偉而漫無法度也。是謂曉於文律。

李申書曰。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

吳至父曰。此體殆鄉生所擬。其源出於風騷。諫事至多。而以俊氣舉之。後人無繼之者。由是分爲辭體矣。

枚叔說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鎖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注音】（景）同影（滄）音愴（炊）音吹（雷）音溜（統）古綆字（靡）音摩（鑿）音泉

【釋義】①枚乘字叔。漢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後因諫王不納。去之梁。景帝時為弘農都尉。以病免。武帝即位。復徵之。②錐。鍼也。極言地之小也。③日、月、星。④慘。痛也。⑤二十兩。⑥脫者。免於禍也。⑦寒也。⑧舉火也。⑨楚大夫。⑩與溜通。水滴也。⑪井上木闌。常為汲索所契傷。⑫磨切也。⑬十累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百二十斤為石也。⑭伐木餘也。

【諸家集評】歸震川曰：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李申書曰：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

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註音〕(袴)音昨(鞞)而銑切(鑿)同鉤

〔釋義〕①謂胡戎作亂。舉兵卻之。②竹索也。西南夷循之以渡水。故號其種人曰袴。③謂修恩義以撫戎狄也。④量也。⑤蛟虺。形略似蜂。毒螫人。⑥當也。⑦指鼉鼓。因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⑧謂僻在東南。⑨謂貢獻之多。錯雜而出也。⑩東山。吳王之府藏也。⑪當也。⑫指鼉鼓。因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⑬謂僻在東南。⑭謂貢獻之多。錯雜而出也。⑮東山。吳王之府藏也。⑯海陵。今江蘇泰縣。有吳太倉遺址。⑰長洲。苑名。闔閩遊獵處。在姑蘇南太湖北。⑱朝瀨。曰潮。夕瀨。曰汐。以海水潮汐爲池。⑲十分之五也。⑳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㉑吳都於沛。城在今江蘇沛縣東。㉒吳鑿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㉓在今河南滎澤縣。㉔詳見鄒陽諫吳王書注。㉕孝王將闔。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欲伐之。王懼。乃自殺。㉖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㉗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㉘張羽。韓安國。㉙弓高。侯韓頰當。㉚止軍也。

〔諸家集評〕劉敞曰。此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又邛笮武帝始通。此云南距笮笮之塞。益知其非。

劉奉世曰。吳王正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耳。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此書疑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

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秦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慙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旒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入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

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三五}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三六}而爲李陵游說^{三七}。遂下於理^{三八}。拳拳之忠^{三九}。終不能自列^{四〇}。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旣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茸^{四一}以蠹室^{四二}。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四三}。近乎卜祝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四五}。其次不辱辭令^{四六}。其次詘體受辱^{四七}。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四八}。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四九}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五〇}。召於圜牆之中^{五一}。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者。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

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音】〔薄〕同迫〔邁〕音滿〔暫〕同慘〔牽〕音牽〔關〕音關〔昔〕音戎〔沫〕音晦〔睚〕魯皆切〔毗〕柴去聲〔說〕音稅〔暴〕同暴〔白〕同陷〔羨〕音臘〔埃〕音哀〔偶〕音揚〔儻〕湯上聲〔刺〕音辣

【釋義】①字少卿。滎陽人。常爲大將軍衛青舍人。後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霍去病。輒得官。獨安不肯去。後爲益州刺史。以太子事下獄被誅。②自謙之詞。猶僕也。③怨也。④皆楚人。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世人無足復爲鼓琴耳。⑤隨侯珠。⑥和氏之璧。⑦許由。⑧伯夷。⑨汙也。⑩謂從武帝自東方還。⑪倉卒也。⑫任安以

漢太子事下獄。①迫切相從也。②上雍。今陝西鳳縣縣南。漢祭天作時於此。③死也。④憤憤胸中鬱積也。⑤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⑥孔子適陳。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適陳。⑦〔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⑧同子。趙談也。與蓬父同諱。故云。漢書。⑨上朝東宮。趙談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袁絲名益。⑩指京師也。⑪拔也。⑫大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⑬沒騰也。⑭無也。⑮言在侍衛周密之地。⑯隴西成紀人。字少卿。李廣之孫。武帝時拜爲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⑰謀係借字。俗作醪。酒醉也。藜藿也。謂稱如藜藿爲酒醉之醪成也。⑱單于所居。⑲匈奴所服。⑳匈奴至冒頓時最強。置有左右賢王。⑳血鬪面也。㉑忠實也。㉒少則自絕。甘劑分之。㉓怒目相視貌。㉔止也。㉕將軍名號。㉖治獄之官。㉗懸擊之貌。㉘陳也。㉙推也。㉚養蠶之室。溫而密。廣刑畏風。須煖。故行刑時須在溫密之蠶室。㉛〔漢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之以丹書之信。㉜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刑視之事。㉝理。道理。色。顏色。㉞謂被縲繫。㉟謂著赭衣。㊱除也。㊲繞也。㊳未獨刑自殺爲鮮明也。㊴獄四面有牆。㊵文王也。崇侯虎語西伯於殷紂。紂乃囚之於羑里。㊶李斯。楚人。秦用其計。并天下。二世立。趙高用事。誣斯子由與盜竄。遂具五刑。腰斬之。㊷韓信本爲楚王。都下邳。信因陳兵出入。有人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計。僞游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之。械信至於淮陰侯。㊸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張敖。張耳子。㊹終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爲丞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㊺獄也。㊻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讒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三木。桎梏之類。在項及手足也。㊼季布。楚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之千金。布潛匿於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赭。致廣柳車中。之魯朱家賣之。朱家說汝陰滕公勸帝赦布。召爲郎。㊽鉗以鐵束頸也。㊾釵。子仲孺。穎陰人。㊿繫罪人縲紲之索也。①見魯仲連遺燕將書。②不羈也。魯言不拘束貌。③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八卦爲六十四卦。④孔子見道不行。乃約魯史而作春秋。⑤屈原爲懷王左徒。爲上官大夫所嫉。讒之於王。王怒而疎之。作離騷經。⑥左邱明取列國之史。春秋傳之所未及。集爲國語。⑦孫子。卽孫臏。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龐仕於齊。趙攻韓。齊助魏韓。使田忌直走大梁。涓去韓而歸。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令善射者伏夾道。涓至。萬弩俱發。乃自剄死。⑧不韋。陽翟大賈人。秦相。號仲父。不韋致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號呂氏春秋。⑨韓非者。韓之諸公

子。見韓削弱。以書諫王。不能用。乃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大賞之。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毀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言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屎也。美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盛也。後來惟韓退之答孟尚書書。類此。柳子厚諸長篇詞意。醜郁而氣不能以自舉矣。

李申書曰。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真西山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宕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才。而因言事置之腐刑。可爲痛惜也。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註音】(迺)同乃(拂)讀弼(蘧)求於切(訾)同貲(詘)同屈

【釋義】(一)漢宣帝時爲太子庶子。又同時有同生者。初爲龔遂勸海嶺曹。及遂遷水衡都尉。以生爲水衡丞。(二)字次公。魏郡人。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以書。(三)疆梁而拒舍。(四)指寬饒初爲大中大夫。後擢爲司隸校尉。(五)使行風俗。奉使稱意。(六)拂與弼同。輔也。(七)蘧伯玉。春秋時衛人。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①伍員字。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後被誅。^②量也。限也。不訾。言其貴重之極。無可量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此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樛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擘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

彼南山。蕪穢不治。^{三〇}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三二}。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三三}。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三三}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三四}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三五}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註音】(憚)於粉切(魚)音廬(拊)音撫(缶)方九切(廢)同袖(賈)音古

【釋義】①揚憚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爲中郎將。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憚見己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憚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乃作此書報之。後揚即以答孫會宗書被誅。②致也。③憚父爲丞相。④憚之得封平通侯。以告霍氏謀反。⑤助詞。與乃字同意。⑥謂逆會宗之旨。而文飾已過。⑦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⑧位在諸卿之列也。⑨言其功德通於王室。⑩素。空也。空食俸祿。謂素餐。⑪憚與戴長樂有隙。長樂讒於帝前。憚由是得罪。⑫古者建闕觀於宮殿之北。曰北闕。⑬戮力。協力也。⑭既。盡也。謂喪不過三年。⑮裹物燒也。⑯小羊也。⑰拍也。⑱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⑲見(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彈箏搏棊。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⑳此二句。喻朝政荒亂。㉑此二句。喻賢人放棄。㉒此二句。言及時行樂。㉓戰慄也。㉔即董仲舒。會宗所居之地。戰國時爲魏土。㉕名斯。㉖皆賢人。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聘段干木不至。㉗漢時郡名。今甘肅固原縣。有岍山。烏山在其境。爲周文王所伐昆夷之故地。㉘詔助辭。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文氣豪蕩似史遷然辭涉怨望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

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闕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二九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三〇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狼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三一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

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

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註音〕〔蓋〕音盪〔也〕音他〔見〕讀現〔不〕同否

〔釋義〕一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博士不肯

置對因移書責讓之三代夏商周是也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禮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易經微妙之言也食器用於祭祀竹曰籩木曰豆孫武吳起薛人始為秦博士

後仕漢周勃封絳侯灌嬰官名掌守故典名勝濟南人孝文聞伏生修尚書詔鼂錯往受之經名實

世界最古之史秦火亡失漢初濟南伏生口授鼂錯二十八篇號為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

竹簡尚書號為古文尚書學校之官舍即賈誼也武帝年號書篇名武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

景帝子武帝年號字子園受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魯共王所發現之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承詔作書傳定為五十八篇武帝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

度厄埋木人祭祀會帝病紅充言疾在巫蠱掘蠱宮中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言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恐收充

斬之舉兵反尋敗自殺後田千秋訟太子寤族紅充家元帝子疑即桓生桓生以習禮為禮官大夫趙人

從賈誼受左傳訓故為河間獻王博士名譚通古文尚書為孔安國再傳弟子天子之學當時學者謂尚

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成帝子哀帝欣不專決也合也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事伏生名

高齊人施讎沛人孟喜東海人俱從田王孫受易辰太子之孫複姓名傲字元始一名赤周時人著述穀

梁傳梁邱賀字長翁琅邪人從京房受易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謂執其偏見守殘缺之文謂黨同師之學也妬道藝之真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方望溪曰此兩漢經學淵源所係不得以人而廢又曰劉向校錄羣書歆卒父業而奏七略班固藝文志壹依
歆所定後世所傳諸經史記周秦間諸子皆歆所定也歆承父學淵源所漸頗深故禮議經說程朱皆遵用而周
官戴記詩書史記內亦間有爲歆所竄亂者歆博學能文所徵古書形貌輒似故二千餘年此覆未發程朱復生
當能辨黑白而定一尊也

吳至父曰子駿文氣峻厲過於厥考又曰子駿經術深純後人以其仕莽頗加譏議至望溪更創爲新論於六
經中不可解者輒爲子駿所竄亂此不根之談不足據也



卷二十八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三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

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途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

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一三*一四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註音】(崇)音碎(數)音妬(條)音朱(促)音殖

【釋義】①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愈以事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感奉佛氏。

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愈作此書答之。②唐屬江南西道。今江西吉安縣。元和十五年。貶孟簡為吉州司

馬。③與欣音義並同。④懼也。⑤今廣東潮安縣。⑥今江西宜春縣。⑦言樂易也。⑧懼也。⑨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

⑩敗也。⑪衽。衣襟也。左衽。夷狄之俗。⑫蠻人之語。⑬張籍。字文昌。和縣烏江人。⑭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工文。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理足氣盛。浩然如江河之達。

會稽生曰。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張廉卿曰。渾灑變化。千轉百折。而氣愈勁。其雄肆之氣。奇傑之辭。並臻上乘。北宋諸家皆無能為役。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

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憤。戒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註音】(曠)稱人切(頡)奚結切(頡)音航(稱)音孚(颯)音弟

【釋義】①今湖北武昌。②名公綽。字寬。由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③指吳元濟。④怒目也。⑤難與言也。⑥猶言強項。又屈也。⑦擊鼓杖。⑧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⑨指岳州安州。⑩颯。颯也。⑪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奔瀉蒼古似西漢。

大姚曰。二書如河決下流而東注。會澤生曰。文氣絕勁。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二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三汝^四襄^五荆^六許^七穎^八淮^九江^〇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一猛虎之士。畏懦^二蹙^{*}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

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招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註音】(膾)虛羽切(龜)音險(賊)子六切(雖)所六切

【釋義】①申光蔡。②指吳元漢。③今河南洛陽縣。④今河南臨汝縣。⑤今湖北襄陽縣。⑥今湖北江陵縣。⑦今河南許昌縣。⑧今安徽阜陽縣。⑨淮陽。今河南淮陽縣。⑩今江西九江縣。⑪大如豹。文如狸。⑫憂愁不安也。⑬裴度也。時憲宗遣視淮西師。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

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沉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

笑。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多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五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疆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釋義〕①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貞元八年進士。時爲宣州判官。②今河南洛陽縣。③今安徽宣城縣。④宜歛觀察使。⑤心也。⑥大江卽長江。⑦窮也。⑧斃尤過失也。⑨房室深處。⑩界限。⑪細切肉也。⑫炮肉也。⑬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⑭並水名。在河南省。潁東南流入安徵。經太和阜陽潁上。入淮水。⑮車謂牙車。⑯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自篇首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彼與崔情義自僕自少至今至亦過也。承前相親重而自明所以知崔自比亦有人說至無所損益也。言衆人有疑而已獨知之深自自古賢者少至無怠因篇首賢者宜在上位先寄憮而正言以勉之。

劉海峯曰公與崔羣最相知故有此本色之文中間感賢士不遇尤爲鬱勃淋漓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道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三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五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六剛足不爲病。且無使^七勸者再^八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削。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

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
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
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剋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
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註音】〔俳〕步皆切音牌〔扭〕女六切〔愧〕音尼〔簪〕師交切〔剋〕音月〔勅〕巨京切〔剋〕音刻〔信〕同伸
【釋義】① 崔立之。字斯立。愈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書比之獻玉者。故作此書以報之。② 赴也。③ 俳優雜戲
也。④ 貶貌。⑤ 言微細也。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⑥ 汲汲不休息貌。⑦ 殲也。⑧ 障。謂塞上要險之
處。築城置吏守之。

【諸家集評】會稽生曰：前半述己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
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

張廉卿曰：此文及與孟尚書柳中丞諸書。皆退之自抒胸臆。信筆寫出。自然鬱勃雄勁。真氣動人。作家所不磨
滅者。實在於此。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
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
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釋義】①商。字述聖。繁昌人。以文謁愈。愈稱其語高旨深。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會昌中。以諫譴權知貢舉。歷禮部侍郎。終祕書監。②笙類樂器也。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③即黃帝。④黃帝命伶倫所造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大臣。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六呂。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劉言潔云。以樊紹述之奇退之目為文從字順。此曰三四讀。尙不能通曉。則商於文必概乎未有聞者。

張廉卿曰。古之稱為文者。必詞足以副其意。然後為工。於言故修辭。亦文事之最要者。如此文。固是意奇其辭尤足副之也。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_二。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挾盜。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

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也。
【釋義】①名圖南。字師錫。②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舉進士。卒年二十九。③今江蘇吳縣。④與恍通。恍惚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從亡友生情。韻簡淡而蕩逸。
張廉卿曰。意深而文淡永。

韓退之答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蘄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釋義】①即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公子執轡甚恭。②通也。③唐科目名。④相隨順之意。⑤薰。以香塗身也。魯縯管仲與齊。齊受之。三薰三浴之。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奇氣

張廉卿曰此文生殺出入擒縱抑揚奇變不可方物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又曰筆力似孟子機趣似國策侯

魏學之徒得於氣所以病也
吳至父曰此篇似諫檄書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二三}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六侵加。惴惴^七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

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註言】（翻）音咀語（撞）音障（櫛）之瑞切（困）區倫切（稱）苦隕切

【釋義】①寶秀才，名存亮，長安人，聞愈名，心慕之，愈以言事黜爲陽山令，乃存亮裹糧數千里往從之遊。②劣馬，才能下等曰驚。③弱也。④不合也。⑤指貞元十三年，愈爲陽山令。⑥內病爲瘧，外病爲癘，多生於南方暑濕之地。⑦憂懼也。⑧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⑨米藏曰廩。⑩廩之圓者。⑪滿載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雄硬直達之中，自有起伏抑揚之妙。張廉卿曰：此文如一筆書而曲折變化不窮。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釋義〕①求也。②古俟字。待也。③明也。④黜黜貌。⑤水聲。此喻文思之勃發。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通篇言文之所以成而推本於仁義，故以二語爲樞紐。
姚氏曰：此文學莊子。

張廉卿曰：退之自道所得字，字從精心撰出，故自絕倫。又曰：學莊子而得其沈著精刻者，惟退之此書而已。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

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釋義〕①劉正夫爲給事劉伯弼之子。②猶信也。③辱也。自謙之詞。④指正夫父伯弼。伯弼。涪州廣平人。登進士第。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註音〕(揜)衣檢切

〔釋義〕①名份。②與掩同。遮也。③比肩謂肩相並。猶言人之衆也。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之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李翱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六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釋義】①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與愈同年進士。②揚雄字少好學。長於詞賦。爲人好古樂道。獨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等書。所作太玄一書。劉歆見之。謂雄爲空自苦。③字君山。能文章。篤好古學。著書二十九篇。號

新論。④ 鉅鹿人。嘗從雄問奇字。⑤ 字習之。⑥ 和州烏江人。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釋義】●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進士。●今洛陽。時愈從董晉汴州。●時愈從張建封徐州。●幕僚也。●言董張二公甫卒而軍亂。故喜其脫禍。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釋義】●東野名郊。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與愈爲忘形交。●念也。●指貞元十五年二月。退之從董晉喪離汴州。四日而軍亂。●謂張建封。退之出汴州。依建封於徐。●睢。水名。在河南。●李翱字習之。●名弁。禮部郎中雲卿之子。●今安徽和縣。

韓退之答劉秀才諫史書

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
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
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
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
史記刑誅。班固瘕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
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
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
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
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
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_三構立_三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
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_四亦粗知自愛。
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_五軒_六天地。決不沈沒。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釋義】①「左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②字孟堅。著西漢書。因被人告私作國史。下獄死。③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爲荀勗所忌。遷爲長廣太守。後杜預復薦之於帝。未幾又貶。④字處叔。陳郡人。撰晉史。未成。爲虞預所疾。以病免。⑤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辟爲從事。溫懷異志。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後以腳疾廢。⑥字伯開。武城人。著國書三十卷。立石銘之。以彰直筆。魏道武帝途夷其族。並及姻親。⑦字蔚宗。南陽順陽人。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⑧赤空也。赤諫謂滅族。⑨字伯起。距滬下曲陽人。撰魏書。號穢史。無子。齊亡之歲。收冢被發。⑩名義真。聰明愛文義。後爲徐羨之等所殺。⑪汴州人。撰武后實錄及貞觀政要。大唐春秋。號良史才。屢遭遷謫。⑫無中生有也。⑬捏造也。⑭癡也。⑮如衆石之特起。⑯高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退之此論宜爲子厚所屈然所謂據事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後世作史者之法
會滌生曰退之實見史不易爲爲之者皆不免草率爾言及此則雖選固亦不免自心慙愧也假令選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退之不爲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張廉卿曰絕無章法而氣脈自然貫注中有造句似子雲而琢雕復璞一歸自然朱梅崖舉此種造句而未自然時以此傷氣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

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肯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釋義】○鄉名。其人習於惡。難與言善。○誠惘也。

【諸家集評】會條生日韓公文如主人坐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

歌。發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調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巖尊。伏增惶恐。

【註音】(腰)子紅切(瓌)同瓠

【釋義】①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②深究也。神往也。③殊不圓者。④(琴操)甯戚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斷。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爲相。⑤(左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陳。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按驪明。名蔑。字然明。鄭人。⑥嫫也。慢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盤硬雄邁。

張廉卿曰。隨筆曲注而筆力自權奇。唐宋人唯韓公內氣充足。又曰。瓌怪處自云。時俗所好。足知雄奇之作。非韓公真際直遊戲。以此震駭人耳。亦其才力雄大。恣睢放縱。無所不可。無識者專於此步趨之。豈不可笑。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濱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

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矣。閣下其亦憐察之。

【註音】(橫)音焚(獵)音賓(糲)他達切音礎

【釋義】①唐德宗貞元九年。愈應宏詞試。上此書於韋舍人求薦。②(莊子)南溟者。天池也。③水厓也。④小糲也。亦能食魚。⑤獸名。有水糲海糲兩種。水糲長二三尺。尾尖。四股趾間皆有蹼。善游泳水中。穴居河岸。夜出食魚。但飲其血而不食肉。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轉折屈曲自生奇致

會條生曰其意態詭譎瑰瑋蓋本諸滑稽傳于澤文字如是乃為軒昂

張廉卿曰此退之本色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註音】(睨)研計切(嫚)依據切音亞
【釋義】①關馬之處。②楚鄧人。匠人名石。③視也。④姓孫。名闕。秦穆公時人。善相馬。⑤婚姻之親。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弁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釋義】①陳給事。名京。字慶復。②連續不斷也。③卽東都。④沉默無言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譎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

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禮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閥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

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註音】(蕙)音險(譚)張流切(內)同納(獲)同獲(款)余救切

釋義】①是書爲德宗貞元十一年所上。時宰相爲趙憬。賈耽。盧邁。②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曰鄉貢。③在宣政殿西南。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正二十八歲。⑤揚朱墨。程釋迦。牟尼與老子。⑥適也。⑦違也。⑧誑也。⑨言四試于禮部。⑩言三應吏部之選。⑪最下級之位。⑫「禮備行」儒有一畝之宮。⑬心不定貌。⑭憂懼貌。⑮書篇名。箕子作。⑯而。汝也。康。安也。而康而色。言當安佚顏色。以謙下人。⑰獸名。似鹿而大。⑱黑棧。⑲流動貌。⑳高大貌。㉑行貌。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散體文用韻。周秦間諸子時有之。惟退之筆力。橫健不覺其佻。後人不能學。亦不必學。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

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於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註音】〔燕〕如劣切〔蹙〕子六切

【釋義】①經也。②燒也。③庶民也。④管仲得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⑤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⑥阻塞也。⑦迫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篇知其不可深語。故專以情動之。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

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迤邐坎坳。又廢一年。及春未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註音】〔迤〕株綸切〔選〕張連切〔坳〕音可〔羈〕居宜切

【釋義】① 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② 盧郎中。名虔。侯喜。字叔起。上谷人。③ 指侯喜。文右書侯喜之姓名。故云右其人。④ 難行不推貌。⑤ 不利也。⑥ 喜色。⑦ 羈旅。旅寓也。

古文辭類纂 卷二十八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韓公俠氣本之天賦故於此等言之特沈鬱激昂



卷二十一 書說類六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_二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慄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_五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斃兀_二事既壅隔。恨忤_二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_{四五六}。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

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致。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懷然歔歔喘喘。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

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洪忽。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翾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

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註音〕〔釋〕其季切〔貌〕音醫〔屬〕同煽〔舊〕音老〔霧〕音夢〔但〕音且〔陣〕音鄒〔昵〕尼質切〔端〕之端切〔穆〕力竹切〔頤〕桑故切〔搗〕張瓜切〔湮〕音挫〔澳〕他典切〔忽〕年上聲〔觀〕落戈切〔紙〕音郎

〔釋義〕○字公範。京兆長安人。○言欣喜至跳躍也。○心動也。○指子厚受貶永州也。順宗時子厚附王叔

文以進。及憲宗即位。叔文賜死。子厚貶為永州司馬。○不動貌。○腹內結塊。○心下為膏肓。涓也。病人膏肓。言疾

之深不可救藥也。昔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指王叔文。○庶民也。○不安貌。○違也。○逆也。○誹謗也。

○分布也。○造謠也。○煽惑也。○厚也。○西南夷。○晦也。○悲慘貌。○子厚元配早卒。時尚未續娶。○隔也。○與

離同。親近也。○去冬節一百五日。合在清明前二日。○治馬病者也。○夏日治畦者。田五十畝曰畦。○辱也。○與

訴同。告訴也。○漢直不疑狀貌甚美。有言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第五倫三娶孤女。人謂搗婦翁。○見韓

退之復上宰相書注。○齊人。人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之。○南陽人。為郎中。其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耶金去

同舍耶。疑不疑。不疑償之。後告歸者返而歸金。亡金者大慙。○字文鏡。華陰人。寬嘗行外。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步歸。後認者得牛。以牛送還。○鄭大夫。晉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後文公返國。因伐

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晉人將烹之。後仍釋歸。○楚人。囚於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

操土音。不忘舊也。請而歸之。○〔左襄二十一年〕變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肸等十人。囚叔向。叔向以為祁奚

必能出之。○魏人。危屋棟也。〔史記〕趙使魏王殺涇。而與魏地。魏王使吏捕之。涇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

涇市。不如以生涇市。有如涇死。趙不與地。則王將奈何。魏王曰。善。涇因上書信陵君。以免。○范陽人。會教韓信反

及信誅。高帝欲烹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後曹參為齊相。請通為客。○陽武人。初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王陵諫

沛公赦之。後相文帝。○歸漢後。坐法當斬。信仰謂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因釋之。後拜大將。○聽

濳人。從梁孝王遊。為羊勝等所譖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特為上客。○未央宮殿前正室。文帝既以竈為長沙王

大傅。後復召至宣室。問鬼神事。○千乘人。漢武帝時。寬得罪。韓說諫。帝後赦寬。復用之。○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

父偃取奏之。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字子政。與蕭望之同下獄。望之自殺。向得復用。○弱也。○垢濁也。○才

荒也。○委曲也。〔左思賦〕嗟難得而黷纒。○凝滯也。○憑桀貌。○謂後嗣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子厚寄許蕭李三書。未嘗不自報任安來。但史公刑不當。罪故悲憤。而其氣象壯子厚自反不縮。故氣象衰頹。然撰造苦語絕工。足以動人。矜閔鹿門比之。胡笳塞曲。賤賤極當。

柳子厚與蕭翰林俊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隄。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缺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

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二六。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閩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三〇，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鬮三三，為耕毗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註音】(一)叶同協(執)音兀(發)忌立切(耀)音冒(晔)音帽(曉)音墜(駭)音決(啼)音豚(曉)許么切(瘖)音陰(槓)同藥(鬮)同屬

【釋義】(一)俛字思謙。貞元中，及進士第。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二)今湖南祁陽縣。(三)今湖南零陵縣。(四)忠貞貌。(五)不安貌。(六)危也。(七)明也。(八)官名。未為正員，無定數。(九)忌嫉也。(一〇)聲嘈雜也。(一一)不明貌。(一二)足腫也。(一三)驚懼也。

①鳥名。伯勞也。②衆口。雜呼。③聲也。④啞也。⑤謂同遭貶逐之人。如劉禹錫等。⑥衣雜也。⑦理。治也。唐避諱。故改理。理平之世言治世也。⑧伐木餘也。⑨芝。瑞草。色有五。菌。地覃也。⑩一夫之居。⑪田民也。⑫大鈴也。古以宣教令。〔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前寫求進者造作謗言後感蠻夷中氣候殊異極工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竊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頭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

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邪。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註音】（杓）音標（藿）音狄（莖）葉容切（鞞）音覆（瘡）羽軌切（圓）同圓（轡）音隆（翫）同玩（飴）音怡

【釋義】①建字杓直。遜弟。貞元中。補校書郎。擢左拾遺。翰林學士。②驛遞之車。③劉禹錫字。與子厚同遭貶。④蓬。莖高尺餘。葉如柳葉。有鋸齒。秋枯根拔。風捲而飛。藿狀如藜。今稱灰藿。⑤隔聲也。⑥木名。產於熱地。入藥為消化品。⑦鞞。股也。薄麻木也。⑧大蛇。⑨小蛇也。⑩一名蟻。據博物志載。謂射工蟲。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⑪水中小蟲。用後人踐沙上。著人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廣東新語》。⑫癩痕。⑬失意貌。⑭蔡中。皇帝所居之地。非侍禦之臣不得妄入。⑮罷病也。⑯猶言感世之民也。⑰謂病弱而凍餒也。⑱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為常州刺史。⑲崔羣字。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子厚在貶所寄諸故人書。事本叢細。情雖幽苦。而與自反而無怍者異。故不覺其氣之瀟相。其風格不遜與嵇叔夜絕。山巨源書相近耳。而鹿門以擬太史公。報任安書。是未察其形。並未辨其貌也。

又曰退之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數篇詞旨縷厲而其氣實未充二復可見

劉梅峯曰前寫永州風物之惡後感人生歲月之促造語極工

姚氏曰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為不逮遠甚而方侍郎儔云相其風格不備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風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與象然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邪

吳至父曰方氏論其氣未充可也至云與自反無作者異乃隨俗是非不既事實子厚有何媿怍正坐名高氣盛見忌時流遂至一斤不復耳范文正嘗論此最允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註音】(一亟)去史切

【釋義】①比也。②數也。③古衡名。十黍為案。十案為銖。二十四銖為兩。④佩服也。⑤勉也。

卷三十一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會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

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_三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_四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

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酒飲。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註音】〔給〕音殆〔蘇〕尺克切〔砧〕音斟〔訛〕茶去聲

【釋義】①師魯。名洙。河南人。官太子中允。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東簡怒。斥監郢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②王拱辰字。③縣名。今湖北宜昌縣。④俗言站也。⑤今湖北江陵縣等地。⑥州名。今湖北鍾祥縣。⑦今湖北襄陽縣。⑧茶之老者。⑨不了解也。⑩高。指高若訥。官司諫。修胎書責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云云。⑪余靖字。靖與修殊同時遭貶。⑫今江蘇淮安縣。⑬感感憂心焉。⑭即韓愈。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

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一。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可感。則往往蠹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註音〕(靈)音盧(福)音希

〔釋義〕①即歐陽修。舍人。官名。②稱已死之祖。名致堯。字正臣。五代時潔身不仕。宋太宗時。官至吏部郎中。有文集百餘卷。③敬也。④刻也。⑤善也。⑥周徧也。⑦傷痛也。⑧望也。慕也。⑨謂境遇困厄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必發人所未見之義。然後其文傳。而傳之顯晦。又視其落筆時精神機趣。如此文蓋兼得之。

劉海峯曰。文亦雍容溫雅。而前半歷敘作銘源流。不免鈍拙。拙駭。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

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級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註音】〔陋〕乙革切音厄〔櫛〕初觀切

【釋義】①杜相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爲相。百日而罷。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②土壩也。③阻塞也。④棺也。⑤哀念也。⑥不休息貌。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溫雅中有輝雄之氣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

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緒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

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糞*四。畚築*五。列於兩河之壩*六。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七。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下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九。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

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巖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註音】(體)音乘(體)音緒(韻)音良(聲)音釋(齧)音泉(擷)音關(援)音憂(壙)而宣切(哨)古縣切

【釋義】(韓)名琦。字稚圭。相州人。樞密。宋制有樞密院。副使等官。(太尉)秦官名。掌武事。漢因之。其尊與丞相等。居三公之首。歷代相承。至明始廢。(田界之壙)沼曲池。注小渚。(水之迴旋)滅也。盡也。(足亂也)卽

土灰蛇。(蟲名。有毒。鉤擊人。)(貫也)修理也。(今四川省)春具。(無齒之艇)威士器。(河邊地)側視貌。(衛也)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爲樞密使。(唐時人)平安祿山之亂有功。封汾陽王。(亦唐時人)與郭子儀同平安祿山。封爲臨淮王。(爲兵馬使。謀以精騎逐李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老蘇文勁悍詭奇。或過於大蘇。而精細調適。處則不及。蓋由時適而學。僅探晚周諸

子及國策之種異而出入於賈鼂韓柳數家胸中實儉於書卷也此集中傑出之文而按其根源亦適至是而止
劉海峯曰雄放當屬宋人書中第一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可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

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猶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徇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

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註音】(潛)所森切音刪(曠)鉅咸切音謙

【釋義】①歐陽內翰。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②名仲淹。字希文。③名弼。字彥國。④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⑤名襄。字君讓。以上皆宋人。⑥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⑦涕流貌。⑧名愈。⑨習之名。期。唐人。⑩字敬輿。唐人。⑪不動貌。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曰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長。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

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的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註音】(軾)音智(隱)伊力切(睫)音接(踴)音墮(眇)音麁

【釋義】①王兵部。名子融。字熙仲。會弟。②今湖北江陵縣。③千里馬也。④車卻而後。⑤車覆而前。⑥胸臆也。

⑦目旁毛。⑧險越也。⑨四達。道也。⑩邪視也。⑪西川地名。今四川之西部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似從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來文亦雄肆然終不及其簡古有味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五秦太虛^六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七羊棗^八。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

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說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比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註音〕(歇) 蠶上聲(說) 女交切(攬) 初銜切

〔釋義〕① 端叔。名之儀。趙郡人。著姑溪集。② 斬衰。喪服。以粗麻布爲之。三年之喪服斬衰。③ 居喪也。④ 驛遞之中。⑤ 名庭堅。號山谷。⑥ 名觀。字少游。⑦ 昌蒲也。楚文王嗜之。⑧ 會稽嗜之。⑨ 喧也。⑩ 漢高麗劉敬語。⑪ 木之擁腫似頭癩者。⑫ 日旁氣也。美石者暈。⑬ 犀角之有紋也。⑭ 子瞻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本色語自然。工雅然已開語錄之蘄。

吳至父曰。此文可謂怨而不怒。養到之驗。雖振筆直書。而氣韻自然。非他家所及。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

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閭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

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註音〕(恣)資四切(藹)音松

〔釋義〕①今河北山西地。②任意也。③山名。在今陝西盤匡縣。④古中嶽。在今河南登封縣。⑤山名。西藏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⑥苑囿。畜養禽獸處。古謂之囿。漢謂之苑。⑦周公名旦。召公名奭。均武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⑧周宣王時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文亦有疏宕之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

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釋義】①張殿丞。名師錫。開封襄邑人。②安石父益。都官員外郎。③今廣東曲江縣。④罪也。⑤憐惜也。⑥指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崔子所殺。其弟又書。又殺之。⑦充備盈盜日術。⑧飽足也。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適以婉婉以刻。譬之入幽谷。蓬壑令人神解。而與不窮中有歐會所不及處。

劉海峯曰。中間慨古今作史之不同。曲折淋漓。寓介甫僅見之作。張廉卿曰。文有風霜之氣。字句亦覺鋒棱隱起。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跖^三疾醫^{*四}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三而不治。則必欲^{*四}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跖焉^五。則少矣。隱而虞^六俞跖之心。其族媮舊^七。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

兩世之板。寔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寔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註音】(鑿)同醫(歌)音坎(囊)羣羽切讀如巨

【釋義】①凌屯田名策。字子奇。宣州涇人。由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②黃帝時良醫也。③(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為失肩背之喻。④意不自滿。⑤病俞跗謂望俞跗治其病也。⑥度也。⑦貧陋也。貧不能為禮謂之囊。

【諸家集評】茅鹿門曰類昌黎
張廉卿曰起甚奇崛擬韓退之稍覺峭薄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釋義〕①司馬諫議。名光。字君實。夏縣人。②指司馬君實。以爲新法不可行也。③佞也。④人衆而鼓噪不靜者。⑤祖丁之子。〔尙書〕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

〔諸家集評〕姚氏曰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答呂鑿山人之奇變

吳至父曰固由兀傲性成究亦理足氣感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不似上皇帝書時尙有經生習氣也

卷三十一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釋義】①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時河北諸鎮。自天寶後。不稟朝命。每自辟土。邵南往依之。②今河北山西地。③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④樂毅爲燕昭王伐齊。立功後。因失歡於惠王。去燕之趙。趙封爲望諸君。⑤荆襄在燕。與燕市屠狗擊筑之高漸離爲友。後太子丹使軻刺秦王。未果而死。高亦繼軻志以筑擊秦王。不中被殺。⑥諸家集評。朱子曰。此篇言戰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驚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劉海峯曰。微情妙旨。寄之筆墨之外。昌黎平生作文。不欲託史記。離下獨此爲近。

大姚曰。冠絕古今。然較之史公。自有崖壑。

曾綠生曰。沈鬱往復去膚存液。

張廉卿曰。收處寄興無端。如此乃謂之妙遠不測。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箠。會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註音〕(飄)音標(箠)音卑(麴)音鞠(蘖)音臬

〔釋義〕①隋王績作。②籍字嗣宗。潛字淵明。皆晉人。不得志於時。以詩酒自隱。③驕傲也。④名回。孔子弟子。字子輿。孔子弟子。⑤酒母。⑥德宗年號。⑦猶言大功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會條生曰澹宕夷澹風神絕遠

張廉卿曰此篇與退之他文有陽剛陰柔之別。然空中起步。其來無端。則一也。又曰唐人始以贈序名篇。作者不免賁諛體。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贈人以言之義體。簡辭足掃盡枝葉。所以空前絕後。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

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太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音】(傲)同奪(然)通泉(陶)音搖(鐸)達各切(駢)蒲眠切(伎)音擾(弛)音猗

【釋義】①唐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愈集中貞曜先生墓誌銘。即爲東野作也。有詩集十卷。②擾亂也。③播盪也。④衝也。⑤蹇也。⑥燒也。⑦皆樂器。⑧推移也。⑨唐堯時。虞舜時。咎陶。舜臣。禹夏代之首帝。⑩舜樂。⑪大康好獵。其弟五人。作歌調之。⑫禮樂射御書數。⑬金口木舌。古時施政教時。振之以警衆者也。⑭楚蒙人。著莊子。⑮戰國時楚人。官至三閭大夫。襄王時。被讒。謫于江南。自沈汜羅江死。⑯卽臧文仲。魯大夫。⑰名況。趙人。著荀子。⑱卽楊子。⑲宋人。倡兼愛之說。著墨子。⑳字仲。齊桓公相。著管子。㉑字平仲。齊人。著晏子春秋。㉒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楚人。著道德經。爲道家之祖。㉓字昭。侯。著申子。㉔韓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著韓非子。㉕周人。務刑名之學。㉖齊人。㉗齊人。㉘魯人。著書二十篇。㉙齊人。著兵法十三篇。㉚字伯玉。唐梓州人。㉛字弱夫。京兆武功人。㉜字次山。汝州人。㉝字太白。號青蓮。隴西人。㉞字子美。號少陵。杜陵人。㉟字元賓。趙州贊皇人。㊱字文昌。和州烏江人。㊲指溧陽。時東野爲溧陽尉。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林希元云。文極變化。而爲人物之鳴。皆出於不平。則未確人多不察。劉海峯曰。文以天字爲主。而用鳴字。善鳴字。縱橫組織。其間奇絕。變化又曰。雄奇。創闢橫絕古今。

會稽生曰。徵引太繁。頗傷冗蔓。張廉卿曰。儀禮之細。謹考工之峭。宕。惟此與畫記與之相肖。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

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載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洽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悵。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之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註音】(濟)音劑(載)側吏切(窘)君上聲(悵)同伏(錙)莊持切(銖)音殊

【釋義】①烏程人。善草書。宣宗朝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②養由基。楚之善射者。③宋人。善解牛。④字子野。春秋時樂師。⑤戰國時之名醫。⑥熊儵。楚之勇士。善弄丸。⑦古之善弈者也。⑧劉伶字。晉人。⑨嘗也。⑩切肉日載。⑪唐吳郡人。字伯高。善草書。世呼曰張顛。⑫猶言頭緒也。⑬喻輕微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公本意。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方望溪曰。子厚天說。似類莊子若退之為之。並其精神意氣。皆得之矣。觀高閑序。可辨

劉海峯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

張廉卿曰退之奇處最在橫空而來鑿險絕幽之思籥雲乘風之勢殆窮極文章之變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入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嶺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註音】(駛)音史(嶺)救音切音疎(蜿)音鸞(蟺)音蟪(磅)鋪郎切(礪)音治

【釋義】①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②今河南。③謂五嶽。即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萌渚嶺。始安越城嶺是也。④今湖南郴縣。⑤糾結狀。⑥瑞氣貌。⑦廣被也。⑧石如玉者。⑨泉水由岩罅下滴其所含石灰質。日久凝結。狀如鐘之乳。故名。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此文如黑雲漫空疾風迅雷甚用驟至電光閃閃頃刻淨掃陰霾皎然日出文境奇絕

會慙生曰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詭變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斷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
 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
 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
 於初。是以人之至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
 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
 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
 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
 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
 平序。

〔註音〕〔歎〕音還〔類〕音賓

〔釋義〕①名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進士。②今浙江福建一帶地。③古者江浙閩粵之地。為越族所
 居。故曰百越。在浙江曰於越。福建曰閩越。此指南越。即今廣東。④星之纏舍。⑤星次之名。與斗宿及牽牛星相當。
 ⑥星名。在天河之側。與織女星相對。⑦即黃海。南海。⑧出氣貌。⑨海中。小陸地謂之島。卉服。以其為之。⑩奉天人。
 官嶺南節度使。⑪今廣東南海縣。⑫今陝西扶風縣。⑬字貽周。京兆金城人。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張廉卿曰起勢如河之注於海如雲出而風驅之而造意雄望無一字懈散讀之但覺騰躍而上行
 吳至父曰平以文士不得志於京師而遠出南海從幕職故為言此其意微妙高遠非苟為壯麗也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釋義】①字景山。蒲州人。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爲河中少尹。以能詩名。②廣漢蘭陵人。字仲翁。爲太傅時。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官成名立。不去恐有後悔。具謝病歸。送者車數百輛。觀者賢之。③錢行。④揚巨源。爲詩體律務實。工夫頗深。爲諸生所宗。⑤詩小雅燕饗之詩。後人以舉人登第而宴。爲之鹿鳴宴。⑥諸家集評。唐應德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會王集內無之。

方望溪曰此篇與送石溫二序本應酬之作而荆川諸子感稱之恐退之不許爲知言

劉海峯曰馳驟跌蕩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會蘇生日嗚嘆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此種

吳至父曰二疏以與許伯不平去位孟堅爲傳最爲含蓄少尹之去亦必有不可於意者故比附二疏爲清遠
之文蹊徑非復孟堅所到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
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
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
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
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起^{九*}。口將言而囁嚅^{八*}。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徽侔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令。樂且無央。虎豹遠跡令。蛟龍遁藏。鬼神守護令。呵禁不祥。飲且食令。壽而康。無不足令。奚所望。膏吾車令。秣吾馬。從子於盤令。終吾生以徜徉^{九*}。

〔註音〕〔蒙〕同叢〔峻〕同俊〔翳〕於計切〔越〕音杏〔起〕音疽〔囁〕日涉切〔嚅〕音儒〔倘〕音常〔佯〕音羊

〔釋義〕① 晟子。洮州臨潭人。② 山名。③ 在今河南省境內。④ 旗之注旄牛于竿者故曰旄。⑤ 食也。⑥ 繫也。⑦ 欲行不行貌。⑧ 欲言不言貌。⑨ 穢蕩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兼用傀儡之體而非傀儡之文則哲匠之妙用也又曰兩層夾寫而隱居之高益見行文藏蓄不露又曰東坡欲做作一篇而不能其傾倒於此文至矣

曾條生曰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三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三。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四。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五。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七。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六。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賢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註音〕(寔)渠容切(幾)音幾(譚)音志

〔釋義〕①南海人。喜讀書。操持雅飭。真元中。退之以直言貶陽山令。冊往見之。及歸。退之爲文送之。②今廣東陽山縣。③言語嘲歌。④面目矜擗。⑤退之於真元十九年。貶陽山令。⑥一作攀。牽引也。⑦古者竄上自東階。⑧足踴聲也。⑨陸也。⑩水中大石。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風致與柳州相近。

劉海峯曰。昌黎陽山後文字。尤爲高古。

會條生曰。送區弘南歸詩。微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蹊徑與句之靡悍。並與詩相類。

張廉卿曰。道鬱醇宕。風致與柳相近。惜抱文頗似之。又曰。退之比等文。真有鐫刻萬物之能。又曰。不獨鐫刻。精華要其命意。最幽潔。故讀之有味。

吳至父曰。敘貶所往。往舍荒涼。而矜佳勝。公此文。乃正言窮陋。然止以反跌宕。區生耳。故文勢爲之益峻。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節。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撻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榭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註音〕(帕)莫瞎切(轉)許戈切(屏)必鄂切(驥)同軌(陣)陟教切(撞)宅江切(摠)音唐(雜)音替(獮)息凌切(斃)酒去切

〔釋義〕(一)名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二)屬官。(三)越也。(四)大水。(五)抵禦也。衝突也。(六)猗也。(七)今濟

州島。①即琉球羣島。今屬日本。改爲冲繩縣。②今日本蝦夷。③二洲名。在海中。④今安南境內。⑤今暹羅地。⑥今東埔寨地。爲法保護國。⑦國名。在南海洲上。⑧穆宗年號。⑨今湖北襄陽縣。⑩滄州。今河北滄縣。景州。今河北東光縣。德州。今山東德縣。棣州。今山東無棣縣。⑪治今陝西華縣。⑫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長慶元年。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尙書。⑬租也。⑭模範也。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字句俱學儀禮。

劉海峯曰。措語形容一一奇崛。乃韓公本色。

會條生曰。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張廉卿曰。似從史記匈奴外夷諸傳出。簡古奧峭。卻有餘。又曰。學古文者。似勿從此種入。恐學韓而失之重滯。又曰。前面如巨流澎湃。至其南州句。便暴怒噴薄矣。

吳至父曰。此序譏鄭不足當其任。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

其行云。

【註音】(鶻)音骨(鶻)音網(刺)七迹切

【釋義】①名侑。陳州人。元和間使回鶻。可汗驕甚。欲臣使者。侑不爲屈。②卽回紇。突厥之別種也。唐時有內外蒙古之地。③不得志也。④卽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⑤言之不休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莊嚴簡重另是一種與楊少尹等序正相反
會稽生曰字字峭立個儻軒偉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旣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註音】(鞞)音末(韞)音曷

【釋義】①名藩。字叔翰。②今河北境內。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齊檢校司徒。④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李藩爲告哀使。至幽州。⑤以紅巾裹首也。⑥弓衣也。⑦同籥。弓室。⑧威矢之器。⑨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時祿山署范陽節度使。范陽卽幽州。故言。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虞伯生云。命意高結。體奇轉。製從天降。又曰。體製字法。皆仿三禮。而鹿門以爲描畫得史記體裁。

劉海峯曰。諷司徒以來。觀孝職而運詞簡古。積靡。

會蘇生曰。骨俊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

張廉卿曰。用意高妙。造言瑰奇。可想下筆時。揮落一切。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駟。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註音】(軒)音翰(墳)音熏(橫)音黃(楫)同楫

【釋義】①姓卜。名商。魏人。講學西河。②戰國魏人。文侯師之。③江東人。商瞿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斲臂子弓。④字子木。魯人。⑤名伋。孔子之孫。⑥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武城人。⑦今山西太原縣。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北宋諸家皆得退之一體如此文支流蓋與子固爲近又曰此子固文體所自出又曰淵雅古厚

劉海峯曰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張康卿曰其淵厚子固能得之其樸老簡峻則不及也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

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推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註音〕（饋）於既切

〔釋義〕①即篇章句讀。②解說經義曰傳。解釋文辭曰注。③言老人之髮已黑白相間。④同儕也。⑤歸視其母。⑥唐為陝州。即今河南陝縣。⑦州名。故城在今靈寶縣南。⑧洛陽也。⑨今河南鄭縣。⑩謂雍、陝、虢、蒲、洛。⑪貞元八年。退之及第。童子亦於是年升入禮部。時主試為陸贄。⑫顏回。子路。皆孔子弟子。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因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諸家集評〕唐應德曰。止科舉常事。而彼得何等頓挫。會滌生日。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勗童子簡宕。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

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釋義】●墨翟主張兼愛，有類佛之慈悲者。●亦作浮圖，佛教爲浮屠道，故稱僧曰浮屠。●宦族也。

【諸家集評】真西山曰：韓柳並稱，柳送僧偈，初序其道不同如此。

梅伯言曰：公於生人立命之理了然於心，故言無枝葉如此。

會稽生曰：闢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韓公言若無中國聖人，則彼佛者亦入禽獸爲物所害，莫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何以置喙？又曰：立言有本，故真氣充盈，歷久常新。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蒿邱，漣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推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侮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云。

〔註音〕〔邨〕音忙〔纏〕直連切〔歸〕同饋

〔釋義〕①河陽人。字濬川。有志行。舉明經爲黃州參軍。歸隱十餘年不出。烏重胤鎮河陽。求賢自重。乃具書幣徵辟。後詔書召爲集賢校理。②河陽節度使治孟州。孟州治今河南孟縣。③名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玳之子。討王承宗有功。憲宗擢爲河陽軍節度使。④二山。⑤二水。皆在洛陽。⑥皆古之善御者。⑦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叛。十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恆州。天寶元年。改爲鎮州。成德軍所治。今河北正定縣境。⑧轉運糧餉也。⑨張筵錢行。⑩祝辭中之規勸語。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兼用左氏文法

會條生曰此文前合議調後寓箴規皆不著痕迹極校繪之能

吳至父曰歐公云供給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某謂公於供之出有贈詩及序其卒有祭文有墓志而李習之亦有薦供狀其人故自非世俗人故深識其輕出所以惜之也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註音】（鉞）音膚

【釋義】● 佐子。字簡與。性嗜書。隱王屋山。徐州節度張建封以書幣招禮。奏署參謀。累官侍御史。與元軍亂。殺李絳。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往定其亂。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改禮部尚書卒。● 姓孫。名闕。秦之。每相

焉者。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而長鳴。伯樂下車泣之。①冀州之北。今河北山西兩省地。古稱冀州。②謂東都留守也。③指洛陽河南而言。④繫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四。其連帥則于公^五。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釋義】①唐制。每州刺史之下。設長史一人。司馬一人。②父族。母族。妻族。③古封建制。十國諸侯之長曰連帥。此借稱節度使。④在今湖北沔陽縣西。⑤于頔也。河南人。字允元。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⑥息也。⑦用也。⑧休。奪也。澤。惠也。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命。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槽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餼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一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註音】(桎)音質(梏)音曠(堡)音保(緋)音非

【釋義】①舊爲單于都護府。在今綏遠和林格爾縣。②繫囚犯之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③農具也。藉以起土。耒爲其柄。④平坦之地。⑤低下之地。⑥聚落。⑦百畝。⑧小城。⑨唐屬河東道。在今山西大同縣。⑩今綏遠五原縣地。⑪帛赤色也。唐制。四品服深緋。五品淺緋。⑫即東西中三受降城。又加朔方振武二處。⑬逆流而上。⑭交錯於道。

【諸家集評】會條生曰此條議時事之文鋪敘處絕驚聳
張廉卿曰頗似西漢人風格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二平汴州^三。李生之尊府^四。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五。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六。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七曰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

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二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

【釋義】①名礎。貞元十九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使推官。②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間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③宣武軍節度使汴州。今河南開封縣。④稱人之父也。礎父名仁鈞。⑤時鹽鐵皆權稅。⑥貞元十五年。晉卒軍亂。行軍司馬陸長源。及判官孟叔度等。被殺。⑦唐愛州屬縣。⑧名君巢。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三番彼次不覺其冗良由筆力天縱
大姚曰序交游聚散之感老潔不可及
張康駒曰風神瀟灑以靜氣得之熟玩此種自能遠絕俗慕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泮泮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

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至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季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釋義】●貞元六年進士。爲張建封之壻。●卽張建封。南陽人。字本立。德宗時李希烈反。建封拒戰有功。拜徐泗濠節度使。●爲帥所辟也。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多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

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註音】(大)同太(據)音歛

【釋義】①鄭醇。餘慶之子。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不諱。憲宗嘗謂餘慶曰。涵。卿之令子。而朕之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考功員外郎。文宗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召。未拜而卒。②掌圖書之官也。③開元間。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掌刊緝經籍。搜求佚書。置修撰校理等官。④官秩之次第。⑤官名。⑥即留守也。⑦意不滿也。⑧按涵於元和四年爲校理。五年寧親在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註音】(褰)音愆(愔)音陰

【釋義】①封疆大臣也。②褰也。褰衣。言揭衣也。③接席也。④安和貌。

【諸家集評】張廉卿曰。退之以闢佛自任。其爲釋子作贈序。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最見精心措注。處此所以

爲能言然每篇各出意義無相襲者所謂筆端具有造化惟退之足以嘗之此可悟變化之法如此篇更不另出
意蘊但起結處微寓作意便留住自己地步又曰一結妙遠不測



卷三十二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註音】（堙）音因

【釋義】●寘。察弟。字審賢。少有雋才。慶曆中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幾寘持母喪。病羸卒。○謂其病深固也。莊子。莫以天下讓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

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⑤五音之一。居中聲。⑥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王囚於羑里。援琴作歌。孔子有去魯龜山等操。⑦周尹吉甫子。後母譖於吉甫。怒逐之。已而感悟。復返之。⑧指文王之囚羑里。孔子之周旋不遇而言。⑨〔詩譜序〕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按十月之交。民勞板蕩。皆詩篇名。⑩開導也。⑪塞也。⑫洩也。⑬以受陸之世職。改調他官。⑭漢有縣尉。掌治盜賊。蓋所以佐縣者。唐亦置縣尉。⑮今福建南平縣。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考工記之言鐘虞莊子之言風薄于斃之言飲酒老蘇之言風水相遭皆能備極形容歐公此篇當與並美

吳至父曰老蘇言風水乃摹擬上林賦者不足與莊子薄于並稱若相如之言水乃可謂之備極形容耳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二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派。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註音】(率)同帥(湍)他官切

【釋義】一畫字文初。潁州汝陰人。宋太祖年號。江南曰吳。劍南曰蜀。湖南北曰楚。浙東西曰吳越。嶺南曰南漢。太原北曰北漢。荆歸峽三州。為荆南。凡七國。龍岡人。姓柴。名榮。周太祖養子。在位六年。指南唐。今陝甘地。指終南太華以南之地。指高氏。歸州。今四川秭歸縣峽州。今湖北宜昌縣。宋開國之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仕周為殿前都檢點。歸德節度使。受周禪。即帝位。凡十七年。名欽祚。子承誨承說。今四川成都縣。今江蘇江寧縣。今湖北江陵縣等地。今四川萬縣。今湖北宜昌縣。皆在宜昌。即西陵峽。在宜昌縣西北。在巴東縣西。逆流而上。在川楚間大江中。一為瞿塘峽。一為巫峽。一為西陵峽。三峽之中長七百。兩岸連山。絕無斷處。江水為峽所束縛。灘多水急。舟行甚險。今陝西鳳縣。忠州。今四川忠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風韻跌宕

劉海客曰歐公序文惟此篇有著古雄曠之氣不易得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二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漏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註音】(衡)音斯

【釋義】①永康人。從修學古文辭。嘗爲修注五代史。皇祐中登進士第。爲郡教授以卒。②冉有。季路。③宰我。子貢。④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天資明睿。貧而好學。列孔門德行科。於弟子中最賢。孔子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歲卒。孔子哭之慟。後世稱爲復聖。⑤藝文志。漢書中八志之一。爲班固。依劉向七略爲之。⑥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⑦植物之開花。草木曰榮。木本曰華。⑧今浙江東陽縣。【諸家集評】劉海峯曰。歐公贈送序當以楊賓田畫爲第一。而徐無黨次之。

方展卿曰反復感歎抑揚頓挫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平。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釋義】①楚苦縣厲屬鄒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爲周守藏室之史。見周衰。遂去。著道德經。凡五千餘言。②齊鄒衍談天之說也。③縱橫家之說也。約從則主齊。合六國以擯秦。連衡則主秦。結六國以事秦。倡者爲蘇秦。

與張儀。④公孫龍之說也。公孫龍。趙人。有守白論。堅白者。堅執其守白之說。自此論起。辨者紛紛。是非互異。龍又能合衆異而爲同。⑤趙人名。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始游學於齊。仕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著荀子。倡性惡之說。⑥楚邑。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⑦今河南滎陽縣。⑧言偃。字子游。吳人。卜商。字子夏。衛人。皆孔子弟子。以文學著。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鞠臝。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

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會鞏序。

【註音】〔韠〕音薄〔屨〕同路〔歎〕音坎〔蛇〕音移

【釋義】①古賓禮之一。②袒，捲袖而露裏衣。韠，臂衣也。以韋爲之。鞠，曲也。屨，小踣也。③鄉學也。殷曰序。周曰序。④不足貌。⑤從容自得之貌。⑥仁宗年號。⑦今江西南豐縣。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煙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會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

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弁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釋義〕①趙郡在今河北趙縣。軾之遠祖味道。爲唐時趙州人。故云。②同登嘉祐進士。③四川。④今湖北江陵縣。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則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狀。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籩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

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牟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註音】（錫）音奔（猗）音伏（蠶）音盈（猷）衣據切

【釋義】①江任。建昌人。景德中登第。有詩名。以祕閣校理知秦州卒。②水迴流也。③竹箱也。④今江西臨川縣。⑤今江西豐城縣。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

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釋義〕●今浙江紹興縣。●今浙江瑞安縣。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

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註音〕(噉)音波(衆)音朔(冒)音默(頓)音突

〔釋義〕①昌言。眉州人。名揚休。少孤力學。登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知制誥。②岳池人。慶曆初。富弼使遼。任與偕行。③卽漢劉敬也。④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漢高祖擊韓王信。兵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

〔諸家集評〕茅順甫曰。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劉海峯曰。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響中。跌宕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渟_二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_四。蜿蜒_五。淪漣_六。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_八。相顧而不前。其

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
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
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飢。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
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
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
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
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
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
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
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註音】(險)音碑(委)烏摩切(螻)同蛇音移(蜿)音鸞(辟)婢亦切(汨)音骨(磅礴)音傍(軋)音扎(垠)
音銀(縈)符分切(燧)音途(鏤)音漏

【釋義】①(易渙卦)第四爻。②水流貌。③澤障也。音水曰險。④屈曲貌。⑤如蛇之行也。⑥水波也。⑦藐遠也。
⑧回轉時偏向也。⑨通也。⑩廣被也。⑪水之聲勢也。⑫纏綿也。⑬無際也。⑭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曰瀆。⑮邪曲也。
⑯束薪爲炬。遇警則燃之。烽火晝。燧。主夜。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辭病於繁澤與海異態處亦複而不切

劉海峯曰極形容風水相遭之態可與莊子言風比美而其運詞卻從上林子虛得來又曰使人退之手當從
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險起而結處乃入仲兄字公羣而請以文甫易之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三皆有職乎車。而軾^四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五。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釋義】①車輪中之直木。內轆於轂。外入於牙者。②車蓋。③車後橫木。④車前橫木。⑤車輪之跡也。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凡作數行文字。不可使有平直之筆。須下筆有嶸奇之致。惟昌黎能之。老蘇此作幾並昌黎。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四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五。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會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一二子亦自以

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錢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註音】(劉)劈要切(藻)音老

【釋義】①少章名觀。少游之弟也。②名融。字文舉。後漢魯人。官北海太守。後爲曹操所忌。被誅。有孔北海集。③嵩子。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瞞。討董卓。迎獻帝都許。破袁紹袁術。自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加九錫。爵魏王。④名憲。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爲書言於曹操。徵爲都尉。未赴。果爲權所害。⑤九州之長。以養民言之。故曰牧。⑥歐陽修謚。⑦劉縯劉縉落職。晚年著有兩漢伏疑詩說。宛丘集。⑧名觀。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盜於文詞。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累遷。國史館編修官。尋坐黨籍削秩。徽宗走。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卒。著有淮海集。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閔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註音】（樂）音盤

【釋義】①盲也。②古樂器。形似笛。③盡也。④縣名。今山東惠民縣。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旋於既益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註音】(稗)卑履切(鑑)音質(文)同刈(信)同伸

【釋義】① 瓠。睢州全椒人。後改名瓠。字選明。泊之子也。② 更番休息也。③ 未成穀者。④ 治田之器。短柄曰耨。

長柄曰鋤。⑤ 覆種也。既播種。又覆以土。⑥ 鎌之短者。⑦ 艾也。⑧ 憂懼貌。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三。冠我如大裙三。襜如坐而堯三。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五。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六。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註音】(訕)同屈(襜)處古切

【釋義】①正之名處後改名侔。字少述。吳與人。早孤。爲文奇古。內行孤峻。事母盡孝。母卒。不仕。嘗與介甫子固遊。客居江淮間。屢薦皆不就。②高聳貌。③整齊貌。④州名。今江蘇江都縣。⑤首塗也。猶言啓行。⑥州名。今浙江永嘉縣。⑦見前卷韓退之贈張童子序釋義一二。

卷三十三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見余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樸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余。亦以余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註音】（墩）音敦（斷）音銀

【釋義】①今江蘇崑山縣。②在江蘇崑山縣東南三十六里。松江自吳門東下至此。江南北。凡有千墩。故名。③熙甫母。太學生周行女。家縣之吳家橋。④羅列貌。⑤樸厚貌。⑥信實貌。⑦爭辯貌。⑧名大禮。行之從孫。曾爲河南左參政。⑨謂去官也。組爲印綬。不執其印。故解而去之。⑩〔詩〕維桑與梓。必恭敬之。以父母之所植。而加恭敬也。後人因以爲鄉里之稱。⑪明世宗年號。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余。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孺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以

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註音】(綺)去倚切(紉)音桓(癢)如帷切(辱)音辱(鬱)音抽(斃)音瓊(願)音其

【釋義】①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②富貴子弟之稱。③支體麻木不仁之病。④猶席也。⑤吏部也。⑥旅舍。⑦瘵。病瘵也。⑧憂也。⑨長大貌。⑩靜也。⑪詠孝思也。

歸熙甫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官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講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槐偏蕩。翹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婿也。命

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_一。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註音】（陔）音碑（陔）音輿

【釋義】① 照甫父名正。別號岫雲。② 在江蘇吳縣東婁門外。太湖之支流也。③ 今河南方城縣。④ 表弟兄也。⑤ 在婁江北。⑥ 水大貌。⑦ 漸漬也。⑧ 晉陶潛作桃花源記。武陵。今湖南常德縣。⑨ 高隱也。⑩ 稱太學生也。宋制。初入學者爲外舍。由外舍升內舍。由內舍升上舍。⑪ 隱也。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陵顯。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

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一之誥。進官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考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桂萼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註音】（纁）音纁

【釋義】①名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尋提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有未齋集。②孝宗。名祐樞。武宗。名厚照。③指世宗。名厚熹。與獻王子。④與獻王藩府。在今湖北安陸縣。⑤祭天壇。⑥掌樞要之政也。⑦洞庭湖。湘水。皆在湖南省。⑧即與獻王墓。⑨謂居守也。世宗將南巡。立皇太子。命夏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⑩尙寶。官名。有三。皆明置。⑪言女子之成年者曰笄。⑫古者。季春之月。皇后躬親蠶事之典禮也。⑬置

繡盆中。以手三纒之。⑤翟雉之羽也。古諸侯夫人以之車飾。以雉羽爲車前後之障蔽。⑥祭名。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⑦言徵召之人。與縣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後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⑧周時春官有大宗伯。後稱禮部尚書。⑨掌東宮內外庶務。⑩猶展轉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太僕作婦人壽序。無非俗徑。足知君子不可以易其言。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婿。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在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註音】（較）通角

【釋義】①今江蘇嘉定縣。②樊遲。名須。魯人。孔子之弟子也。【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

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①以生絲繫矢而射也。②以獵禽之多寡。而角勝負也。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弊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

也。江夏呂侯一四為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余為一二石之說。余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註音】（讀）音樂

【釋義】①舜樂。②

以其為上古典謨訓誥之文。故曰尚書。凡五十九篇。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

③唐堯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故稱四岳。④舜置九官。即伯禹宅百揆。稷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

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股肱。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⑤即冀。幽。并。兗。青。徐。營。揚。荆。豫。梁。雍。十二州之州牧。⑥

所也。⑦流動充滿之意。⑧堯之子丹朱也。舜即位。以實禮待之。⑨書名。舊題秦臣不韋撰。考之史記。實其賓客之

所集也。凡十二紀。八覽。六論。是書大抵以儒術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其持論頗為不苟。今本凡二十六卷。⑩輕

擊。⑪見前卷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釋義四。⑫字子有。孔子弟子。居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

有。仕為季氏宰。⑬姓言。名廩。為武城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⑭今湖北武昌縣。⑮今江蘇青浦縣。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

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釋義】●古之男子二十冠而字。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三。其山曰光福^四。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二年。季子生於安亭^四。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人牟叔子^五管幼安^六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任。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釋義】●今江蘇吳縣。●介江浙之間。●在吳縣西。●鎮名。在崑山縣東南。●名祐。晉泰山南城人。官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軍事。遠近感服。卒後立碑峴山。人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曰墮淚。●名寧。魏朱虛人世亂不仕。隱于遼東。民化其德。●卽伯夷柳下惠也。均古之賢人。●樂道守素。

方靈皋送王箚林南歸序

予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箚林家金壇。予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礴。詔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調予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予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旋。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旋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隸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惕。若瞋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註音】（箚）音弱（礪）音箔（警）牛刀切（姍）音山（旋）音電（忡）音充（惕）音抽

【釋義】①今江蘇金壇縣。②今江蘇江寧縣。③書名。清戴名世著。名世與苞交好。疑苞所爲。牽連繫獄。④謂舉人入京會試也。⑤箕坐也。⑥獄城也。⑦譏笑也。⑧詆毀也。⑨滿洲入關。編八旗以統人衆。凡漢人之入旗籍者。

名漢軍。亦分八旗。⑤地名。在北平。卽清暢春園明頤和二園所在之處。⑥逸蕩也。

方靈臬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極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譏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予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嘆。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質質然適於鬱樓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譏。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註音】(曠)通曠(坑)丘庚切(阱)音淨(譏)音卅(頗)音坡

【釋義】①故城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②怒視也。③糞壤。④廁也。⑤斑也。⑥邪僻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

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註音〕(懣)音險(膾)音審(莫)同暮

〔釋義〕①未生名待桐城人。明左忠毅公光斗之孫。②北固名渾祖。其弟古塘名捷。均江寧舉人。③在今安徽盱眙縣西一百二十里。④運糧之船也。⑤今江蘇淮安縣。⑥怨也。⑦今安徽桐城縣。⑧今遼寧瀋陽縣。⑨熱河地名。⑩即唐杜甫字。⑪謂厚自督率也。⑫不樂貌。

方靈皋送李兩蒼序

永城李兩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_二氏無所錄。而過以予之文次焉。予故與兩蒼之弟畏蒼交。兩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予言。予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兩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兩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兩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味爽鹽沐。質明而泣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

於文則暫輟可也。

【釋義】①今河南永城縣。②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劇談。好深湛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多做司馬相如。以附於竊漢之王莽。故學者鄙之。③清世宗年號。④今福建建寧縣。⑤即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⑥天將明未明之時也。⑦天明時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高麗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為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涸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迺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伽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為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伽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為歌詩以送之。

【註音】〔倫〕音奄〔礫〕音歷〔瓠〕音胡〔倉〕音本〔伽〕音嘉〔解〕夏去聲

【釋義】①名大槐。一字耕南。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

罷。授彰縣教諭。著有梅峯詩文集。①即徒駭、太史、馮類、覆盆、胡蘇、簡、梨、鉤盤、鬲津。②名瑜。頃王之子。③〔尚書〕周時河徙神礫。④運河也。⑤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滑縣北。⑥亦曰瓠子口。在河北濮陽縣南。⑦今山東館陶縣。⑧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字篤之。康熙間。爲永定河分司。雍正初官至河道總督。⑨舍箕也。爲盛土之器。⑩有東西二伽。東伽出山東費縣。東南箕山。西伽出西南抱嶺山東南麓。至江蘇邳縣三合村。與東伽合。又南入運河。謂之伽口。又接運河自邳縣至山東滕縣。統謂之伽河。以其納東西伽之流也。⑪今河南陝縣。⑫今江蘇宿遷縣。⑬元首君也。

〔諸家集評〕姚氏曰：雄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荃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既久而猶不欲歸。終二。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四。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二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註音〕〔備〕息有切〔體〕思累切〔怙〕音戶〔秣〕音末

〔釋義〕①仁和人。字椒園。一字曉叔。乾隆初由監生召試補博。授庶吉士。累官河南按察使。受詩學於查慎行。受古文法於方苞。尤究心經術。有十三經正字。續經義考。古文指授。鹽蒙雜著。隱拙齋詩文集。②備。浙米之什。隨漕也。謂調和食品使滑澤也。③子視父母。晨曰省。昏曰定。④恃也。⑤今浙江杭縣。

〔諸家集評〕姚氏曰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儻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

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註音〕(儻)同儻

〔釋義〕①從父。②桐城人。名姚範。南青其字也。乾隆進士。有授鶴堂文集。③謂學業之進步也。④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籙之亂。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贈新建侯。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曾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⑤微笑貌。⑥帥旗。⑦大斧。⑧在我國西部。東北界甘肅。東南界四川。南鄰川邊及西藏。西界新疆。東西相距約二千四百餘里。南北相距約千餘里。域內有大湖。曰青海。故名。

〔諸家集評〕姚氏曰淋瀝迢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國家圖書館



001687638

B716

